集

諡狀 蠡測篇

卷八

保晚齋集卷第十五目

謚狀

吏曹判書朴公謚狀
左議政李公謚狀
左議政容齋李公謚狀
吏曹判書金公謚狀
左議政李公謚狀

保晩齋集卷第十五目

謚狀

吏曹判書朴公謚狀

左議政李公謚狀

左議政容齋李公謚狀

吏曹判書金公謚狀

左議政李公謚狀

保晩齋集卷第十五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諡狀

吏曹判書朴公諡狀

公諱師洙字景魯自號耐軒潘南人朴氏自新羅王赫居世派別甚繁獨公之先多聞人高麗判典校寺事文正公尚衷以道學聞文正之子左議政平度公訔相我 太宗以勳業聞累傳至司諫院司諫文康公紹與趙靜菴同事 中廟文康之子大司憲文貞公應男佐 明宣兩朝進賢退奸俱以正直剛方聞

於公爲六七世祖也祖諱泰定尚 昭顯世子第二
女慶寧郡主爲錦昌副尉敬憲公敬憲公有五男長
諱弼明以淸謹遭際 肅廟累官大司憲贈吏曹判
書配貞夫人韓山李氏次諱弼英司憲府監察贈吏
曹參判配贈貞夫人竹山安氏公監察公之子而爲
後於大憲公也以 肅宗丙寅八月戊辰生聰悟絶
人於書十行俱下讀史已辨其是非得失十三從大
憲公在翰苑時大饑朝廷告糴于淸淸遣侍郎陶岱
泛舟至灣岱貽書敢稱眷弟 上怒責政院曰寡人
羣臣不如張昭徐盛諸公倉卒不記張徐爲魏使事

公在側擧首尾無遺聞者皆驚冬慶德宮之承暉殿災夜深火熾公隨大憲公至政院呼曰何不命招軍門大將諸公乃悟啓得旨而院吏手戰不能書公又從傍取牌列書諸大將名手腕如飛觀者又嘖嘖稱奇曾是公以藐然一童丱其名藉甚於朝宋公正明約以女歸之卽公之元配也公入甥館與宋公寅明交遊甚相得每促膝抵掌論朋黨之禍以爲牛李之分當以白居易爲正東西之判當以李文成爲法由是宋公益倚重公甲午生員第二辛丑補 永禧殿參奉壬寅陞廣興倉奉事當是時塲屋操觚之士號

稱彬彬對策稱李公夏坤趙公龜命騈儷稱趙公文命宋公寅明至其遍長各體操紙筆立就皆讓于公每文墨之暇相聚譚論俯仰時事痛奸凶之傲擾國勢之岌嶪相與感慨歔欷約爲蕩平之論欲自拔色目外四公含蓄人也不自表見獨公語及黨人必力攻不少沮由是羣壬側目癸卯擢增廣文科第一人策表俱中選授成均館典籍尋以賚窮陞通政僉知中樞府以延慰使至黃州還除安東府使府爲嶺南都護多大姓豪强牒訴雲委公口號手判不留時裁決盡得其要領府中大治御史褒諸道無與比故相

閔公鎭遠謫星州還白狀錫表裏寵焉甲辰以病遞除羅州綾州牧使不赴丁未除洪州牧使吏獷民悍多宿弊公痛刮磨新之其不能自斷者上疏請之溫批褒嘉盡從其言坐事罷秋朝廷大進退有薦公文學可史職者拜禮曹叅議實錄堂上先是趙公文命以玉堂陳封事言三黨之後當以蕩平捄其弊 上在春宮覽而悅之至是趙公宋公首先晉擢公又繼之相與上下言議而凡二公所建白多出於公者還判決事刑曹叅議同副承旨以有老母辭遞戊申拜大司成三月嶺南亂作 上命公入闕議事公建請

令選宿將鎮守南北漢又分兵遮截要路後賊由鎮川路如公言其不敢跳踉亦以守禦得宜也一日捕賊得其僞檄語不道　上召公及宋公示之而泣公等亦泣俄陞嘉善兼同知春秋館籌司堂上當是時賊衆遍于嶺南聲言朝莫且犯京人心洶懼公慷慨前曰主辱臣死臣請自行嶺南曉諭按撫如有變請以義旅勤王　上始難公去左右遂以爲按撫使兼行安東府使事將行趙公以柳徠命天之子且有文墨置輦轂下恐與嶺賊相通屬公辟從事使不敢動公如其言馭之有方徠畏公明且威終不敢有爲然

公亦疑有變常自防閑故夜輒失寐爲一生祟公行
至堤川見湖西賊充斥監司寄在一隅號令不及左
道忠州牧使金在魯孤守殘堞未有節制之權卽啓
請用壬辰嶺南左右使之例令在魯專制左道從之
及嶠嶺賊兵蜂起京師聲問阻隔民皆鳥獸散聞公
至始知朝廷安公馳入安東明逆順向背之義爲文
曉諭於是民有定志稍稍歸集捕戢賊黨措置兵機
或馳聞或便宜俱有條緒一方恃以爲重无何官軍
奏捷賊黨畧平李夫人病且篤 上召公還旣復命
首陳累百言一明賞罰以激將士二拔人才以待需

用三貿穀貨以備凶荒四停貢俸以紓民力五嚴殿
最以警百僚六滌東西以復蕩平 上嘉納尋同知
敦寧府遷都承旨上疏曰亂逆肆而 宗社危賴天
之助順誅討略平然凶言之根柢猶未盡露則 聖
誣未盡雪也人心之詿惑猶未盡釋則餘憂未盡去
也今年而瑄與師魯盡吐其情賢翼諸賊怨國造言之
陰謀皆已彰露而溯究其源又莫不傳印於鏡虎諸
賊宜令廟堂主文之臣別爲誥諭播告中外使 聖
誣昭伸人心無惑也收拾人才在乎世尚爲急務況
今艱危之際乎古者取人或拔於奴隸或奮於行伍

往往建功烈樹事業而我國則較之以門地限之以族望冗卑庶賤之類未嘗拔而用之天之賦才初豈有尊卑貴賤之分乎試以近事言之槐山之尹櫛以千摠星州之李景龜以座首牙山之李暉以別監黃一呂以衙前或招集亡民或倡率義旅以自拔見於當亂之日臣之所聞雖止於是又不知幾箇賢能潛伏草澤不見用於世耶宜勑廟堂勿拘門地搜訪人才懲前毖後以備緩急之用也擇守令爲牧民之本初入仕爲擇守令之本曹署庶官苟不嚴其考績明其能否則循次調外銓官之取舍鑑別易至眩淆昔

皇明之制吏部都察院每歲會同大計京外官吏明行黜陟所謂計典察典是也願自今勑諸司之長考課郎屬之能否明其題目大行黜陟而且倣皇明察典之制每冬夏吏禮曹先行廉察與兩司會議無所容庇則庶考績得實仕路澌淸也又言監司黃瘠赤心爲國以至於死宜錄勳京外校卒詗探捕獲爲國効力宜酬功 上優批嘉之遞拜漢城右尹又拜大司諫論李明彦之名出賊招不可不問辨誣使之僨事虜庭不可不問又引南霽雲事劾變初棄城之徒辭甚激烈拜大司憲又上疏言懋治道嚴懲討擇守

令其論懋治道則以警動振發爲主其論嚴懲討則
以根究株斷爲要其論擇守令則以澄汰庸愚爲務
蓋自亂後處近密臺閣無虛月而其囊封言事亦無
虛月 上亦傾聽雖不盡用公言而或褒以明先正
之舊道或奬以朝廷氣像如此於蕩平何有會時相
李光佐憚公在朝托以北門鎖鑰非公不可薦爲咸
鏡監司左相洪公致中以公之言議公平可內不可
外上章留之復拜判決事兼 世子賓客實錄纂修
堂上公上疏言剛方正直經術文雅臣不如趙顯命
周通纖密練達古今臣不如宋寅明顧以趙顯命處

論思輔導之地以宋寅明任編摩纂輯之役而使臣得以隨分自效於詞訟劇曹庶國家之用才適宜物情無歉也先是廟堂欲委公以備局有司之任公言彌綸之材吾讓於宋寅明當以宋寅明先我也至是其言又如此蓋公襟懷疏通推賢讓能多類此時上欲收攬人材設科舉數公上疏曰科舉固人情之所悅　殿下亦曲循人情以結人心故不厭其多而厭其少不欲其精而欲其博由是議者雖陳其弊終不能入今臣之言亦安知有概於　聖心乎昔三國時劉璋之政非不爲蜀人所喜及諸葛亮治之則代

以嚴峻不恤人怨其言曰璋寵之以位位極則殘吾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夫位與爵等也而殘於璋榮於亮者以其有以限之也今 殿下雖欲以姑息之惠不拂人情臣恐分限不嚴人情無厭雖盡一國而賜第舉一榜而錫爵猶必有不滿於心復有分外之望者於是而 殿下之恩將無以復繼矣請自今凡諸衙慶皆合數次過數年設一別試勿除講經與大比相間使取人之路不淆搜才之道得宜則亦救弊之一道也遷工曹參判 孝章世子患候危篤 上宣召公嗚咽曰病甚矣當就禱 廟社知卿忠藎今

特遣卿祭文卿可自製公泣而退至春坊使宮僚把筆口號詣 宗廟齋沐將事少頃復有旨趣公侍門鑰且下蓋症候少勝故命公省視也公請令諸醫各陳意見而擇用之醫相顧不肯公憤曰人臣事國唯力所及成敗付之於天豈可曰無奈何而拱手立視乎陳慨語激切 上曰血忠也及 世子薨初終悉委公治之遞拜禮曹叅判己酉復授判決事嶺南按覈使吳光運言逆族廢錮爲致亂之由且斥蕩平以爲假飾欺君公以特進入侍痛辨之曰今之爲蕩平者皆 殿下腹心之臣其有實效臣亦不自必而要

其心出於至公血誠　殿下旣嘗納其說矣今忽於
先運假借之如此者何也夫黨論之流風餘韻壞人
心而後已黨論之要歸成就亡人國而後已爲蕩平
之論者蓋欲超出色目之中自立科臼之外求以靖
世道淑人心而已但天下事不可獨爲若就諸黨權
其輕重酌其淺深則當先與老論消融然後疏通南
人盖無干犯者與之共靖要其本末之序如此初非
爲畏禍乞憐也今南人反以名義自居而以老論爲
逆以臣等爲畏老論此世變之大也且以蕩平爲致
亂則前春之變亦果由於蕩平乎否乎　殿下扶抑

姦惡每不欲明快因循覆蓋以爲消弭禍亂之道故此輩窺見 殿下之淺深爲此熒惑之言信如其言尚畏禍乞憐於逆黨欺 殿下之聰明此其罪雖誅戮不足以塞 殿下雖欲幷用彼此之言而不明其賞罰得乎又拜兵曹戶曹參判以親老乞郡出爲尚州牧使 上臨遣之公之邑上疏曰朝廷者四方之標準未有朝廷不正而四方能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是也苟 殿下大建皇極痛革淫朋使是非無疑於一偏才俊咸萃於同朝則四方必有觀感興起之效不然

而狃於目前之安忽其標準之道則其於正四方難矣今畿湖之地雨暘調適已有豐熟之徵獨此道旱甚已判大歉昔宋之太宗御樓觀燈喜民物之蕃庶呂蒙正言乘輿所在士庶輳集故繁盛如此都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衆臣亦以蒙正之言爲 殿下誦之願 殿下視近及遠以爲蒼生之幸也又奏薦文莊公鄭經世文忠公柳成龍文康公張顯光文穆公鄭逑文忠公金宗直故叅判金宇顒之爲六人以爲國家用初公斥南人甚嚴與吳光運辨談鋒又森然不可犯及是所論薦皆南之望士蓋公之意以爲

持論主乎中正用人貴乎寬廣也亡何移拜江華留守庚戌持本生母服服闋拜大司憲兼知春秋館備局有司堂上夏大旱 上親禱雨公進曰禱祀非救災之要言辭非謝譴之實必先從本源之地點檢隱微之累剖磨私吝之疵以推之於施措釐革之際然後使公卿侍從講究活民之策朝野士庶咸貢逆耳之說精誠透徹羣策畢舉雖不親勞 玉趾而見天怒之回豫也俄拜都承旨又以親老乞郡 上惜其去曰方伯且不可況下邑乎其特賜米紬以優之會對馬島倭荐饑之後火燒糧聚窘迫輟交市怨朝廷

無撫恤意邊民頗警時議以爲倭情不可信公上疏
引故相臣鄭太和所建白以爲待其告急而與之則
必不以爲德莫若先與之使知朝廷懷遠之德也從
之由刑曹參判出爲黃海監司威明之治一境振肅
自關防軍政以至魚鹽徭役莫不躬執爬櫛大者驛
聞小者自斷一路規模咸改舊觀甲寅徙平安監司
兩西民相與遮道爭之人比之杜祁公之徙鳳翔焉
先是有金永昌者越界殺人久不得捕北隣責言數
至朝廷罪道臣而以公代之公至卽罷其跟捕告以
勿問永昌罪而密遣軍校不一月獲之人服其神明

尤嚴於黜陟一載之間十罷閫牧雖親好不少貸乙卯丁內艱服闋以大司憲擢拜戸曹判書進階資憲兼藝文提學五衛都摠管愼經用損浮費俾內入禁昌古國用以裕先是公素嫉李光佐外飾邊幅內聲援賊黨以階國家滔天之禍故雖嘗被其薦輒隨事攻之不遺力及戊申治獄公又斥其緩於懲討光佐甚銜之至是以微事奏罷之戊午敍拜工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府弘文提學時安東人權德秀毀破淸陰書院監司守令畏不敢問公憤卽上疏曰先正臣金尚憲樹立之義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安東卽其桑

梓之鄉植義之所則俎豆而尸祝之固其宜矣嶺外
士人乃敢以趣向之異百千爲羣蹋倒已成之祠夫
節義所在華夷共慕何與於色目敢僇辱之如此而
宰執不言臺諫不論此臣所以慷慨出位而言之也
且權德秀柳夢瑞與聞熊輔之逆謀而荷 天地大
德全保腰領乃反自齒於鄉人氣豪意健略無顧忌
此由朝廷全務涵容弛其懲威使一鄉之人不復知
此輩之可惡臣尤惜之也遞拜刑曹判書棘棘不阿
善鈎得民情僞咸稱爲神明有梁文萬者犯禁匿樞
府公縱吏隸捕治大臣各陳章爭之公以爲漢之董

宣爲洛陽令能捕治湖陽主騶乘之奴格殺車前以
堂堂千乘之司寇尚不得誰何於城社狐鼠乎終不
屈尋以經理堂上條陳保障鍊習之要己未由工曹
判書移拜吏曹判書時 上欲畀公銓衡以調和世
道公以度支時事力辭不出竟遞試牌坐罷敍拜刑
曹判書 上進徽號於 東朝上壽稱觴推恩臣庶
年八十者錫宴以侈之公以歲歉請勿錫宴賜米肉
以存豐豫之戒從之遞爲漢城判尹左參贊以内局
提調從幸 溫陵還示憊 上遣内醫持藥物視疾
是歲公年五十四矣以九月二十一日終 上爲之

輟朝二日致賻有加臨朝歎曰安得憂國忘家復有
如朴某者乎公目光閃閃精神照人遇事電掣風發
人不及領其要而經畫布置雖沉思善謀者莫能追
事有不可於意雖　上前面折不少避其於朋儕有
過則顯斥之被疎絶不畏也然中實樂易子諒好施
與一弟七妹自田民以及器用終身贍之無不給親
戚故舊有急必赴愬於公酬應如響未嘗有難色是
於幾微與人言不設畛畦傾倒無餘故雖與公趣尚
不同者亦樂願從之遊所至戶屨常滿慮事奇中常
在人先弱冠已知有朋黨之禍自辛壬慨然有沐浴

之義及以按撫歸雖在閒局或章或奏常自激昂其於黨人雖大官視之若浼言貌之間不自掩其譏侮往往至忿爭由是謗議者多　上雖察公之忠亦意公為己甚之論故得　君之專在古尠比而位終不及於三事及乙亥　上始追思公忠特贈左贊成兼大提學公為文下筆千萬言曲折放肆詞理精切所讀書終身不忘不倦十五謁公于家公問讀何文仍抽座隅書使之質疑不倦舉一句公輒歷誦十數行如新熟複不倦退則汗沾衣矣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夫人礪山宋氏即公幼時約為婿者也仁同張氏

學生泰亨之女皆先公卒贈貞敬夫人男曰萬源生員壯元孫男曰相漢側室孫男相海前引儀不佞爲兒時見公日造先君子言終日不厭及公之卒又以先君子命操文往奠之其得公本末庶幾不後於人今相漢等以公歷官事行來曰願有述也將諗于太史太常謹撰次如右請易其名謹狀

左議政李公諡狀

公諱昌誼字聖方姓李氏始祖安悼公塘以 世宗大王別子受封寧海有孫江寧副正祺與趙文正公先祖爲道義交己卯之禍名編黨籍六傳至時萬官

全羅道觀察使贈吏曹參判是爲公之高祖也曾祖諱伯麟司憲府持平贈吏曹判書祖諱彦綱禮曹判書贈議政府左贊成謚貞孝考諱泰躋復修江寧之學晦跡養德除 懿陵參奉不就贈議政府領議政妣礪山宋氏禮曹參判徵殷之女贈貞敬夫人兩世之贈皆以公貴也公以 肅宗甲申十月二十七日生成童爲駢儷遒邁豪健雖素習熟者不及也貞孝公歎曰兒必大吾門也後作訓簡以立揚爲托丙午擧進士乙卯增廣丙科分隸承文院丙辰拜侍講院說書行 世子冊封禮即遞 上試講專經文臣公

因詩之燕燕章獻規剴切 上動容稱善顧謂左右
曰此必平日所欲言而官卑跡疎未得其便今因文
義發之也遂賜鹿皮丁巳陞司諫院正言遞拜司憲
府持平一日陳十啓宮闕內外繕葺之當輟也尚方
內司制造之當節也禁掖筐籠之賚時有濫觴也燕
市錦貂之貿終未塞源也近習之夤緣作弊爲天灾
感召之端也禁門之開鑰太晩非昧爽待朝之意也
內司之直牒諸曹有近習專恣之慮也大司馬之以
禁喧拿入失禮使臣工之義也又言首相李光佐薦
下蔭吏而遞外職陞樂正甚駭瞻聆權禴趙明謙身

爲名官藉揆地得腴邑大闕廉防宜罪刋改向來卻膳之日舉朝憂惶玉階方寸無牽裾碎首之士 天顏咫尺多畏怮苟且之態有愧人臣匡救之義而泣華留守趙明翼自稱歡粥席藁至於投章上聞見者傳笑久猶未已宜罷其職凡此皆當時所難言而公正色謁論舉止雍容一筵觀者莫不灑然 上亦虛襟嘉納獨於禁燕錦之請教曰柰衮衣何後數日朝講 上指所御衮衣曰諸臣見予之衣當知臺言之過也指新葺殿宇曰以此謂之土木不輟庸詎不爲好名之歸乎公又進曰堯舜之爲堯舜三代之爲三

代無他焉以其翕受之量如天地之大遷改之實如日月之更而已　殿下乃於臣草草一言猶示不廣之德何以爲堯舜爲三代也哉今玆下教大是失言請亟還收焉　上爲之改容亡何筵臣有以廣開言路爲有弊者公曰言路之於國家如人之有血脉血脉壅則身病言路閉則國危方今遇災求言而厦氈之上尚少圭角之語章牘之間亦多脂韋之風未可謂言路之開乃反以廣開爲憂耶非臣意慮之所及也戊午由侍講院司書出爲京畿都事復入爲文學會全羅道觀察使李眞淳卒于官大臣擧公爲都事

代察營務尋以文學召還庚申以持平入侍晝講陳戒略曰 殿下講學雖勤而體驗不深明睿有餘而涵養未熟故遇有不平轉益激惱數年以來過舉頻繁至於 眞殿門外上下相持號泣斯實前古史牒所未聞也臣固知 殿下此舉出於祛黨之苦心然祛黨之要建極爲本而竊覵近日規模狹小好惡偏係恩賞寖濫而易竭威罰太遽而旋弛顧何能信服羣情馴致極功乎是以當其號泣之時一庭咸曰改革纔出 殿門態色如舊深恐向日之舉又將如前之無實而止耳唯願勉 聖學奮 聖志臨之以公

正持之以悠久俾有建極之實效焉又曰言路壅塞
未有甚於近日此蓋 殿下察理之明未至受善之
量不弘凡於羣下之言無論事之大小理之曲直一
切以黨伐疑之以致舉朝噤默惟務苟容如是而國
豈有不危者乎 上皆奬以切實選入弘文館爲修
撰副校理兼西學教授知製教公自爲布衣時灼見
朋黨之禍終必亡國而後已及夫釋褐之後持論公
平無少偏倚其上結 主知以此而下爲時論所齮
齕亦以此至是從容爲 上言曰辨別忠邪莫詳於
朱子答留正之書其曰元祐之失在於徒知異己者

亦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者尤極痛切元祐尚然況今世乎大抵今世之黨異於上古上古則元凱共兜各爲一黨而今世決無此黨皆君子彼黨皆小人之理凡舉措用捨勿問東西南北惟賢是舉惟才是用則會極之美指日可致也　上嘗以朝著不靖臨朝發嘆以爲末如之何公對曰　殿下此言恐非世道之福也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　殿下建極之治幾年於此今若以治不徯志遽自退沮不思挽回之道則前功之棄不亦可惜也乎仍請敦召遺逸之士曰爰初朝議之歧貳雖

由於山林方今搢紳之寅協亦須於儒者 殿下苟
能推誠召致羽儀明廷其於鎮服物情調娛士論豈
云少補之哉 上善之曰 仁廟建極之化亦由於
金長生張顯光之造朝也辛酉關北饑以公爲督運
御史輸嶺粟賑之公指畫有方卒使北民一無捐瘠
竣事歸復請停嶺沿舊逋壬戌自副校理兼司書移
吏曹佐郎又自吏曹佐郎爲副修撰因虹貫之變與
諸僚上劄陳戒尋又上疏曰 殿下深咎講學之少
實功而壁沼橫經只歸一時觀美追悔待士之欠誠
意而巖穴招賢未免數紙空言祛黨之事即 殿下

十余年苦心而未乃布諭軍民徒費數百言綸音誨責泮儒但立一片石　宸翰凡所修省消弭之方率爲應文備禮之歸故羣下所以應之者亦惟姑息爲事廟謨暇豫言官退縮銓曹互對未見恢蕩之實故諸路饑殍無賴惻怛之　聖意綱紀不張百隷怠荒若此而尚何望其答天譴濟時艱乎時久旱而雨

上親製詩志喜且寓祛黨之意命近臣和進公上疏曰古昔聖王一言而可以興邦者以其有實心行實政也三代尚矣如漢文發議賑之令而山東父老扶杖聳聽唐宗下罪己之詔而河北強藩革心感泣卒

能成富庶之治致匡復之烈亦可謂有言而有實矣今 殿下至誠恤民一念祛黨惻怛之旨屢形翰墨若可以透金石孚豚魚而黨日益盛民日益困蠻觸之場意氣豪健蔀屋之下膏血剝削何哉無乃言語之感人者淺而實心實政猶不及於前代也歟惟玆一篇 雲漢諄懇淵永直與虞殿賡歌皇極彞訓相表裏然終若無實政以繼之則又恐徒歸文具而已願勿以甘雨已洽而少懈對越之誠勿謂 寶什已宣而益礪董率之方使文與實相符言與政交須以開億萬年垂裕之基先是公爲養乞縣 上不欲公

去朝賜米帛留之至是出爲殷山縣監到官百餘日
復除館職道臣疏請仍任明年以修撰召還時有雷
異公上疏曰前此遇災雖未聞修省之實而 上有
責躬求助之教下有憂愛勉戒之奏此雖文具亦可
見一時振刷之象而今幷與文具而廢之由是大小
官僚全不事事庸懦者幸其因循而惟以玩愒爲能
傾巧者恃其含覆而輒以投抵爲得私意橫熾機穽
日廣飾游辭而朝除一人揑虛景而暮逐一官位著
殆少完人朝象漸益泮渙至於軍國謀猷治亂之所
以分者置之相忘人或以 殿下倦勤爲憂而臣則

決知其不然直以人才眇然未有以對揚　聖意黨
習益痼難望其偕底大道事與心違四顧茫然一付
之於無可奈何而已　殿下上有付托之重下有垂
裕之業寧可一任羣下之姑息不思所以振厲回斡
之道哉今者使价纔旋疆域粗安向來民間之騷撓
似可帖然而愚臣過計之憂方在於無敵國外患之
聖訓益宜及此閒暇庸盡自强內修之策以爲經遠
鞏基之圖焉　上嘉納未幾有公事留院之敎公上
劄極諫及寢前命公又上疏曰否泰相嬗如環無端
而由否爲泰難由泰之否易是以古之哲王居其否

也秉陽剛之德運揮廓之用所以爲傾否之道靡不用極及其泰也又慮泰之不能常保艱危其思慮貞固其施爲斯須之頃罔或少忽此古昔盛際所以長享安泰者也今日卽 殿下先否後泰之日而所以慮否保泰之道固宜有倍於前日矧今彗芒之騁怪未消國事之泮渙猶前廓廟空虛百度弛廢環顧庶務一無可恃乞加奮勵之志深軫悠久之功頻命召對以光緝熙之功時令諸臣入侍便殿講謨而通下情以爲鞏固祈永之道焉癸亥以修撰與修小學訓義連拜掌令檢詳舍人奉常寺正還拜副修撰時

上候遠豫不日乃瘳公上疏曰　殿下痛惡朝象則
聲氣之太露憂恤民隱則聰明之過費與夫古聖王
平心順應物各付物者異矣故榮衛多損症源潛成
施措失平痼弊莫祛以至于今棼棼也夫保身保邦
雖有內外之殊而其本于心則一也　殿下旣覺其
勞心致病則盍以是推諸制治之間凡於燕閒之中
事爲之際一以虛心平氣循理應事爲先務俾天和
復而治化隆焉甲子擢授承政院同副承旨尋以親
老乞外爲安東府使明年以司諫院大司諫召旋命
仍任丁卯遷忠淸道觀察使會相臣以銓注藩任多

不用廟薦爲言公自以非廟薦力辭補臣白　上趣赴　上亦以貞孝公之以是年按是道敎曰卿祖以聖考藎臣最被眷遇向之擢卿近密惟　先志是遵而今日之事又有不偶然者卿其往哉公感激承命至則勤剖決嚴考課値歲大侵凡可以便民救荒者不拘文法論奏施行一路安堵御史閔百祥入白狀上喜曰不負予也戊辰遞爲大司諫特陞兵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已移拜都承旨　上方臨軒試士拿棍兵曹郎公言非所以示多士由是遞職未幾　王世子代理公以備堂入賓

對勉以勤學納諫充副价赴燕以母病免爲全羅道觀察使又以母病免拜漢城府右尹庚午丁尹夫人憂壬申外除拜禮曹戶曹叅判兼備局槐院如故復以副价赴燕相臣白 上留之仍察有司於備局尋除都承旨診筵勉以保嗇 聖躬語頗切至 上默然不答諸臣皆爲公懼居數日特擢公爲刑曹判書兼同知經筵事都摠管司饔院奉常寺提調在大理數月擇郎僚申久任減吏額多修舉弊政癸酉遷戶曹判書兼釐正廳堂上倭人以歲贈蔘麤劣不受有慢語公奏請嚴東象譯著爲挈令倭人帖伏不敢言

先是度支經用不足則取關西銀累鉅萬以益之公以爲唐時羨餘之獻奚爲於治朝哉奏請所管稅穀之在關西者易錢以充其費經用乃裕以 宮園毀匠勞進階正憲因事再罷再授又以 肅廟追上謚號敦匠勞進階崇政甲戌三遞召考試坐罷相臣箚請仍任 上憫其勞不從敘拜兵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振淹滯杜干託尤愼於闈任銓衡稱平以病乞免 上再遣太醫視疾竟引遞公感前後憫勞之聖意扁其亭曰恩休以見志俄拜漢城府判尹兼內醫院提調乙亥公與弟昌壽諸人聯疏請正羣凶之

罪 上優批答之褒以血忱尋拜南漢留守兼守禦
使因事罷敘拜議政府左叅贊兼知經筵事觀象監
尚衣掌樂承文司譯院提調丁丑 仁元大妃 貞
聖王妃昇遐公兼 山陵都監堂上用敦匠勞進階
崇政間以儐使赴灣還兼 世子右賓客己卯由判
敦寧府事遷吏曹判書兼司僕寺提調初公爲下大
夫未幾特陞亞卿爲亞卿未幾又特陞入座以故臺
官佐貳未及踐歷至乙亥始薦擬冢宰則言官又上
疏劾公公絶無幾微色但逡巡榮塗而已 上亦知
公志之不可奪臨除冢宰擲薦剡於地曰獨有李某

寺人所沮之也終丙子之歲未嘗畀銓柄至是以歲
月久意公可出擧而授之公猶力辭不已 上或移
除宗伯而再授之或降嚴敎督出之公終不膺至詣
金吾待命 上不得已罷其職敍拜判敦寧府事兼
句管湖西堤堰濬川堂上濬川事竣進階輔國公懇
辭還寢錫廐馬豹皮庚辰又拜吏曹判書又辭遞爲
判尹兼內局提調辛巳拜左叅贊兵曹工曹判書同
知成均館事出爲京畿觀察使不赴壬午又拜工曹
判書兼宗廟署典設司觀象繕工監氷庫提調時
王世孫初開書筵 上以公厚重宜處輔導之任遂

秉左賓客復拜吏曹判書 上以公方儐北使慮其
引義不出命遞吏曹曰李某必始驚終喜也癸未出
爲咸鏡道觀察使量土品計物産均賦役之不平至
今遵行所謂詳定法者是也府有萬歲橋以木爲之
跨大川十里夏潦輒圮滋爲民弊公捐廩六千石歲
取息以代民輸府人德之記其事碑之橋傍其宅設
施多此類丙戌公以宋夫人捐背之周甲乞歸省墓
屢䟽遞拜禮曹判書弟昌壽爲守禦使 上親綴一
聯于制誥宣之有十年間兄弟仗鉞之語召公入侍
教以 先朝眷遇貞孝公之意公兄弟泣而退進箋

謝丁亥拜兵曹判書因事遞爲判尹有李奎緯者疏誣公弟以及於公公投章辨其悖屛處江上 上諭公入城除內局提調戊子又以禮曹判書用 獻陵象設敦匠勞進階輔國初趙忠孝公顯命之告歸也薦可大用者若而人公其首也至是 上授公度支三日擢拜議政府右議政時 上在舊邸宿留舉朝請回鑾不從公翻然而起求對力請即日還宮公乃徑歸私文再辭然後承命陳時務五條一曰愼辭令以進德學二曰平 聖心以致中和三曰謹 身教以養睿德四曰崇儒術以礪名檢五曰隆委任以凝

庶績 上皆嘉納奬以斷斷貞忠尋因雷異上劄乞
免且陳戒曰凡於言動施措之間必求天意之所在
懋盡修省之道公好惡而無徇一己愼刑賞而罔咈
輿議勿以德業自多益恢聽納之量勿以治安自假
常存兢畏之念無使昨日明旨歸於一場文具焉會
有藏樂之命公在告未卽求對坐免又以前任北藩
時事再罷再敍再判中樞間陞領中樞壬辰 上以
公六十九歲明年當入耆社命題公名於耆社廳壁
異恩也亡何 上駕幸舍人司歎國初故事之已廢
以公曾經舍人倡率時原任舍人復修故事持平李

仁默疏譏公大臣不當赴舍人司欲發以此不安於
朝公迸出郊外 上遞仁默而命史官召公入尋復
拜右議政兼扈衛大將夜降敦諭有曰咸湯一伊尹
周武一呂尚蓋以公獨居鼎軸也三日免付西樞兼
宗廟社稷都提調因奏語不稱旨命竄海南不終日
而還寢未幾拜左議政先是公患消中及三入相疾
益劇猶自力登對所奏數十百言悉蒙採納方退不
能下殿公弟判書公扶公還第 上爲解公相職便
其調理竟以十月二十三日考終于正寢訃聞輟朝
三日哀綸賵賻恤其孤戚服日遣承旨親製文祭之

有爲國丹心可透金石之教 世孫亦遣宮官吊祭
公豐腴渥丹寬和有制一見可知其有包荒藏疾之
量爲性謙恭常自下人好問受善略無礙滯不佞祖
父貞簡公與貞孝公爲管鮑交故公雖布衣時常拜
先君子床下先君子期以國器語輒傾倒每起去必
目送之以故得公内行甚備公年十五六繼妣尹夫
人必嬰奇疾自和劑調膳以至龠合出入裙褕浣濯
公皆躬親不使人代之記昔癸未不佞謫鍾城宥還
過公於咸營則公已老矣邀其姊夫人於江東金魯
鎭治所每聽訟之暇雪鬢皓髯扶姊夫人登高望遠

備物之養雖篤於孝者無以加焉爲建兼樂亭以爲
遊衍之所居民相傳爲美事而不佞亦文以記之凡
其友于二弟睦于族婣多類此其於故舊或有非理
之犯不情之謗曠然不以介意待之有加其人卒皆
感服始貞孝公當老少分朋之際獨以保合之策入
贊 寧考而 寧考常有大用之意然外人莫之知
也式至 當宁深懲黨伐之禍遂興平康之治而以
公紹述家論屢擧 寧考所以眷遇貞孝公者爲言
于前席畀公鼎軸協贊至化以卒 寧考未卒之志
而公之享年又適與貞孝公相符嗚呼此豈人力所

能爲哉公爲文贍麗委曲如其爲人詩亦有風致不佞備員銓席判堂則太學士李公鼎輔也議以公備擬提學不佞尋以罪去竟不果公初娶延日鄭氏判書壽期之女再娶南陽洪氏知事禹九之女三娶坡平尹氏進士勗之女公卒八日絶食下從大臣建白旌閭是年十二月十二日禮葬于鐵原豊田里負坎原虛其左右將遷鄭洪二夫人之葬而合窆焉一男養鼎文科弘文校理一女鄭東翼公旣葬其弟判書公昌壽以公行治本末托不佞爲狀以徼節惠之典昔宋之蘓子瞻序田表聖奏議曰其盡言不諱自敵

成下受之有不能堪者況於人主乎吾以是知二宗之聖也又曰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禍近在朝夕者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也當公之出入三司邦內無事庶績咸熙可謂大治之會也而公又和厚謹慎未嘗以鯁直自命然今讀其章劄奏對凜然若綴旒之危者殆有甚於田公之奏議而　淵衷虛佇一一翕受自緋玉以至三事莫不簡自　上心及公之卒又中朝發歎許之以盡節事君寬樂令終焉後有尚論之士可以驗公之遭逢　聖主若此其盛豈特見田公之奏議而知

宋宗之聖也哉故不侫爲公狀文詳於章奏略於事功謚之太常請所以易其名者謹狀

左議政容齋李公謚狀

上之四十八年冬領議政申晦奏曰故左議政李荇文章德業爲　中廟名臣至今搢紳章甫皆號其人曰容齋而當時賜謚文定後避　泰陵徽謚不復敢稱云殊非　先朝所以壹惠易名之意也請令太常据當時謚狀更其謚焉　上可之於是凡爲公之後孫者博考公私記載幷無謚狀獨有愼齋周世鵬所撰行狀澤堂李植所輯家傳在耳乃今　命𦒿綮互二

裒之文綴爲一篇諗于太常請所以惠其謚者謹按
公字擇之德水人高麗贈吏部尚書上將軍陽俊之
後藝文館大提學仁範五世孫也曾祖諱明晨知敦
寧府事康平公祖諱抽知溫陽郡事贈議政府左贊
成考諱宣茂弘文館應教贈議政府領議政世稱蓮
軒先生兩世之贈以公貴也妣贈貞敬夫人昌寧成
氏校書館校理贈禮曹參判熺之女寶文閣大提學
文肅公石瑢曾孫公以成化戊戌生爲兒時與虛菴
鄭希良挹翠軒朴誾及南袞諸人築土室南山下讀
書其中夜爇松子以繼晷丱角嶄然而文章已膾炙

人曰蓮軒公歎曰昔四佳徐公以文章自苦其一生
此兒亦自苦其一生者也年十八擢别試文科權知
承文院副正字丁巳薦入藝文館爲檢閱轉至奉敎
己未與修　成廟實錄例陞成均館典籍兼南學敎
授庚申以質正官朝皇京還拜弘文館修撰辛酉坐
論事左遷典籍壬戌除禮曹佐郎侍講院司書癸亥
司憲府持平弘文館副校理甲子司諫院獻納弘文
館應敎當是時燕山主大殺　先朝舊臣欲追崇母
妃尹氏廷臣皆畏禍唯唯公與同僚上劄極論其不
可燕山主大怒下獄鞫之將寘首議人於極刑公以

刎首當刑會修撰權達手追械至曰首議者達手也非李某也遂殺權公公杖流忠州人皆壯權公之視死如歸而服公之臨死不變也先是挹翠軒朴公以修撰疏論柳子光陰邪且斥戚俊李克均阿附子光之罪爲俊等所構誣下獄削職至是追理前事朴公被戮公以朴公之黨自忠州逮至拷掠還配又數月又逮至拷掠殊死者數爲奴咸安郡又明年又逮至拷掠牧羊巨濟島夜棘圍防守凡小人之欲殺公者計無所不至而公處之曠然不一出怨言讀書賦詩意氣自若人或譏其讀書無益公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丙寅又自巨濟逮至將殺之道聞　中廟改玉首
赦公以校理召轉陞副應教賜暇讀書于淨業院丁
卯承命試士江陵還拜應教尋丁外艱庚午服闋拜
弘文藝文兩館應教議政府檢詳舍人知製教辛未
奉常寺副正兼承文院叅校丁內艱癸酉服闋爲成
均館司藝甲戌陞司成遷司贍寺正乙亥自司諫院
司諫特陞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坐言事左遷僉
知中樞府事亡何拜弘文館副提學明年遞丁丑自
成均館大司成復爲副提學　中廟特授公大司成
用作人爲重故也尋拜承政院左承旨轉至都承旨

僚特陞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時新進之士務爲
更張公執友崔淑生金世弼南袞等附之公在臺閣
穆然自守不苟合於是大忤時論劾公奪資爲僉知
中樞府事公笑曰歸守桑梓吾志也卽日匹馬南下
沔川自號滄澤漁叟朝野莫不惜公之去水原府使
李誠彥上疏辨之不報成均館儒生亦草疏欲上有
安處謙者沮之戊寅除兵曹叅知戶曹叅議己卯以
副提學召還庚辰　中廟問當今可爲文衡者大臣
對以公爲第一遂陞公工曹叅判兼同知經筵春秋
館事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初公憂己卯士類氣太銳往往議不合爲其所擯及是朝著一變公特以文學舊臣備任使而乃曰己卯之事宰相誤之也年少新進未經世故者抑何罪乎其持論任眞不詭隨如此俄兼同知義禁府事 世子右副賓客以證考使使湖嶺辛巳陞資憲大夫工曹判書遷議政府右叅贊以遠接使儐登極詔使詔使翰林修撰唐皐給事中史道皆正士有文章者也與公相得歡甚迭相酬唱稱公爲吟壇老將癸未爲左叅贊 王世子行入學禮公以博士登師席 世子問治國之道公對曰此非今日所當講仍陳孝敬

造道聞者以爲得體陞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
判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甲申特授吏曹判書復爲
左贊成丁亥進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
政用魚世謙故事兼兩館大提學如故戊子滿浦僉
使沈思遜爲野人所害麾下士散走不救朝廷免其
散走者之死而銳意西討公爲言兵凶戰危請勿興
師但誅其散走者以樹紀律庚寅進左議政 世子
傅仍兼兩館大提學辛卯論金安老事遞相職判西
樞壬辰謫配咸從縣初公與安老同入館閣用文翰
相善及安老以吏曹判書爲南袞所斥竄公以爲宰

相不可無名而逐去親送之郊衮聞之不悅安老在
謫屢年聲言己卯士類可收用以動朝廷聞者頗嚮
之又使其子延城尉禧連愬其冤事下三公議公言
罪名過重放黜亦久請自　上斟酌由是安老得釋
還朝復締結躁進廣樹黨與異己者斥之有怨者竄
之翕張威福人莫敢誰何公始悟其奸狀每見安老
輒指斥其陰私安老慙謝然猶重公數使人探公意
或怵之以禍冀其與己合公不爲動歎曰吾無先見
之明將使姦臣害國又安敢含默避禍以負吾　君
耶遂與領議政鄭光弼入陳安老奸邪請黜之於是

臺閣之附安老者羣起攻公然公德望素著不敢遽加重罪只遞政府明年儒生李宗翼疏言公無罪遂激安老黨之怒鉤織大起至於竄配而後已公撫念時事慷慨憂悶謝絕吟詠撰成東國史略手自繕寫竟以甲午十月二十五日卒于謫亭年五十七返葬于丙川郡北滄澤里蓮軒公墓後坐酉原越二年丁酉安老敗命復公官爵 明廟卽位又贈公謚卽向所謂避 泰陵謚不敢稱者是也公方面郁髯身長十尺氣象魁梧望之若龜龍翔峙平居無惰容亦無疾言遽色度量休休物莫能攖其中仕宦三十年家

無宿儲子女滿室衣食取足而已服飾之稍侈者不許入室曰子孫苟志於善斯已矣自奉甚薄人所不堪處者處之裕如待親戚不問遠近周急如恐不及人無貴賤賢愚遇之一惟誠悃其有干祿者則必嚴辭却之曰人臣居位一身尚不可顧況藉勢以樹私恩乎常以士林各植朋黨爲無窮之弊經席眷眷然以宋亡爲戒退則懇欵爲士類言曰今人家有寶器皆知護惜提携必謹至於國事未有念其失手者視國家大器曾不若其家之小器豈不戾哉爲相務持大體不屑細務惟以重名器別賢邪爲廟謨之兩端

僉退蕭然野服盤桓于南山青鶴洞之小齋人不知
其爲相門有錄事騎到公門不知公所在時公麁衣
弊履一童隨後而出錄事問相公安在公曰我是相
公也錄事大驚墜馬其眞率多此類凡公之與鄭朴
南諸公少長同業後先立朝殆天所以生此曠世異
材響合聲氣如南陽之聚賢士而鄭公逃朴公死家
又卒爲小人獨公備經禍釁始終一節致位三事遂
以令名終說者謂四公本末人人各殊惟公得其全
云有文集十二卷行于世公娶完山李氏宗室瑋山
副守裯女生四男元禎隱居不仕號客浦散人元祥

中樞府都事元福掌隸院司議元祿選湖堂工曹叅議後孫蕃衍不可勝記舉其最著者則禮曹判書文惠公東岳先生安訥司諫院大司諫柙漢城府判尹貞翼公光夏議政府左議政忠憲公集吏曹判書忠靖公周鎮議政府左議政澱弘文館副提學瀰及刑曹判書善溥客浦公之派也知中樞兼觀察使洸吏曹判書文靖公澤堂先生植議政府左議政文忠公端夏議政府領議政文敬公畬吏曹判書箕鎮吏曹判書潭都事公之派也而典文衡者三人爲提學者五人秉鼎軸者四人至於東岳澤堂之文章又進逼

唐宋爲世笙鏞豈非公禔祉之效濬發悠遠而然歟公歿之後其文章德業愈爲後人所尊仰考論之說班班見於遺集其忠似劉向其節似孔融其德似丙吉其廉似楊震澤被生民而民不知功在社稷而國無券者愼齋周公之言也前乎昏亂之世屢危於虺蛇而終不悔後乎安老之禍得與鄭文翼公同謫遐荒卒以柩歸藉炭之所不容其芳潔之未沫可知者九庵宋文正公之言也公之學出於論語讀至千萬遍詩文沈厚古雅如天成神造了無奇險輕靡之態斧鑿琱飾之迹盡人情該物理必妙詣其極評詩家

稱爲國朝第一者又湖陰鄭公與農巖金公之言所以無間於今與古是蓋不待後世之良史而爲信也謹撮其大載之篇末以爲節惠之擇焉謹狀

吏曹判書金公謚狀

公諱尚星字士精號陶溪江陵人也江陵之金皆祖新羅溟州王周元至工曹判書錘始入我朝五傳禮曹判書肅簡公添慶佐 宣廟爲名卿寔公五代祖也高祖諱善餘累官翰苑湖堂曾祖諱得元祖諱弘柱皆以蔭補奉事贈領議政考諱始煥禮曹判書贈領議政謚孝憲妣贈貞敬夫人杞溪俞氏參軍鼎基

之女公以 肅宗癸未二月生姿貌丰秀符彩照人六歲能屬文所讀書過眼不忘八歲入楓嶽有贈僧詩膾炙人口十三遊永平作金水亭記昆侖崔公昌大擊節歎曰奇才奇才於是公未冠名聲已藹蔚號爲神童癸卯舉進士尋魁庭試文科例授成均典籍時年二十有一人方期望若淸廟瑚璉而公顧欲然冲挹請于孝憲公待學優乃仕孝憲公許之自是連除騎省春坊憲府俱辭遞及甲辰 英考初服拜司諫院正言公又上疏引庭訓願俟卒學 上優批不許大臣爲言成就其才而用之 上曰其意則美矣

君臣不一識面可乎會有鞫獄公以問郎入侍 上
屬目公良久曰是金某耶丁未秋又拜正言再疏辭
職仍陳九條極論 君德時弊近萬言多人所不敢
言者 上褒以切至戊申兼實錄郎知製敎拜持平
疏論時事選入弘文館爲副修撰遠召罷敍拜司書
疏請勿以鞫事停胄筵敦召儒賢俾薰陶成就當是
時公雖因逆亂暫出而仕然非其志也亂甫定復固
辭不供職 上終不許且諭孝憲公飭令供職公不
得已供職自是四五年間出入三司爲副校理校理
者十九副修撰修撰者五副應教應敎者五獻納者

大持平者一吏曹佐郎正郎者三宗簿寺正者一迭兼司書南西中三學教授校書校理備局訓局郎守禦從事官遇事盡言無所避論 孝章世子喪禮之失正其儀文又論招延元老崔奎瑞鄭齊斗以優養者德咨訪大事又論醫官濫賞之弊武臣事黨之罪鄉儒傾軋之習臺閣黜補之過皆切中時病己酉上劄言 君德有曰 殿下之病根正在私意十年講學徒歸口耳故雖罷諸道折受之弊而不能寢宮房分屬之命雖減東民樑木之費而不能輟行閣重修之役尚何以副今日羣下之望哉 上痛朝臣分黨

相傾閉閤不視事公上劄曰憂念世道深自刻責可也而以之拒絶臣隣則是乃矯枉而過直也痛慨黨習必欲勅勵可也而以之停廢講筵則是乃因噎而廢食也雖以爲推誠懋信而實則雜施權數雖以爲平心究理而實則專務角勝用顚倒之術忘遂非之累此羣下所以不能無憾於 殿下者也尋與同僚校進國朝寶鑑仍陳立 聖志容直言嚴内治崇節儉節嗜欲五事又論趙鎭禧換面趨利潛毒士類之罪 上嘉奬之特賜尚方弓仍竄鎭禧時廷臣或有右鎭禧者公引義辭職遞罷者凡六 上特旨勉出

今因辭疏陳戒曰我　殿下十年講學將欲得力於何地而區區宮房之折受猶未免一切繳繞許多疵累皆從私意夫李匡德因乾止山而被責趙顯命論元山島而忤旨美名歸於下累德歸於　上臣恐忠志之士因此解體也冬大雷電公與諸僚應旨上劄曰殿下過用聰察而或欠於堅凝沉潛獨運精神而有遜於弘大寬容甚至抉摘隱微惟務假借姑息筵敎太涉支繁朝體全欠簡嚴　上無持重之意下有褻威之弊綱紀日紊體統日損規模日隘氣象日迫　祖宗朝篤厚之風今不復可見至於事關掖屬

則必有周遮曲護之意言涉宮房則輒示呵責厭薄之色仰惟靜夜淸明之際 殿下亦必有反躬而自省者矣凡玉堂陳劄之規雖夜深遇災上番爲文下番立寫未明呈于院不得踰日是夜公秉燭草劄滾滾累千言手不停毫下番或未及趁書則公又往往代爲之書天未明呈院而其言之明白剴切又如此後數十年館中老吏尙能說此事嘖嘖稱道不已劄入 上命留中省覽公又再上劄陳戒語尤鯁直力請祛疑阻飭臺閣以開言路亡何以直指廉察畿甸復命建請停舊逋又條論良役錢貨之弊 上褒以

精明所奏請不待覆議皆特許施行辛亥元朝製進養心箴以勉 聖學壽用 孝章世子祥祭大祝勞進階通政公以未經準職且以爲言命復授準職判書尹淳言學田事被嚴旨公從容諫曰後世有以奪學宮與宮房爲 聖德之累則果何如也上大悟令史官直書深示悔改之意會大旱 上下旨求言公上疏曰 殿下出治之本一私壞了天理常少人慾常多終不能脫灑本色痛拔根株何怪乎十年爲治依舊在這裏也夫天下公物惟理與義故人主之所執正則羣下不得奪羣下之所執正則人

主亦不能不屈而　殿下於一切所欲爲必直遂乃已大臣不敢爭臺閣不敢言假使　殿下而爲不義也夫孰能回之　殿下病痛　殿下亦豈不能自知而觸事纏繞隨處膠固如宮府折受　聖意硬定辭氣隨厲彼匡救者旣非自謀顧何必抵死忤旨乎自頃以來　殿下不復聞此言矣靜夜思之能不歉然人主萬化之本要須剛大奮勵而　殿下以禮防身則有餘以寬治心則不足以明燭理則有餘以簡制煩則不足自任聰明過用精神固一國上下之所竊憫然者也仍及崇名節養廉恥開言路建皇極之要

上皆嘉納之是歲將舉 宣懿王后祔 廟禮都廳
例當進階朝廷以公前進階還降授公都廳公猶不
欲驟進久逡巡不膺 上特旨敦迫不可得乃黜補
富平府使屬歲大歉公至誠撫摩賙賑有方民無捐
瘠闔境晏如大臣銓臣以政成請召還 上曰金某
造朝必復逡巡職事無寧使富平之民卒其惠也癸
丑 上頒大誥責躬求助公上萬言封事略曰 殿
下值至艱之會際極否之運譬如洪水滔天惟禹可
以治之則破黨二字此何等極工而惜乎 殿下經
權互用利義雙行只此蕩平先立題目事事物物未

能一付於理裁量太過比排太甚互對雙舉如分兩段陟罰用舍無往不然以至干競之徒輒得高官退靖之士未充實用則　殿下之大建皇極惟才是用者果安在哉　殿下本來氣質何等明粹而早無强師嚴輔之助已有自行直遂之病方寸之地多少疵類學問不深操存不力天理日減一分人慾日加一分膠固纏繞誠僞互雜乍聖乍凡倏王倏伯而近又傲然自恃縱然自聖有若勛華之治已占八九分地位者然正如汲黯所謂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則三代固勿論亦何以企及漢唐中主耶况且一種私累又

被縛徃所以動色震怒拍案嗚咽者非宗戚事則乃折受事也非折受事則乃宮差事也何嘗見痛慨國勢 天威自震哀恤民隱 王涕自零罪一不忠之臣而謝國人之怒懲一不法之吏而慰吾民之哀耶只此出治之本初未嘗粹然一出於正則政令施措之間自有生心害事之病過自貶屈殆失人主尊嚴之體以至親書政注代行牌招 辭旨屑越政令顚倒不顧大體之所在由是而國家之體統不尊 君臣之義分不嚴在下之人殆不知 君上之可畏則假令藩鎭驕悍外戚橫恣如唐末漢季 殿下能折

服而駕御之乎噫忘身請討之元勳何等忠義罵賊不屈之鎮帥何等節烈而每歲存恤之恩未聞遺孤錄用之命亦格豈不令四方忠志之士解體哉此無他殿下常喜新而厭舊多情而寡恩愛之則嚬笑俱姸疎之則面目都忘此所以羅雀門庭舊臣齟齬揷貂班行新貴聯翩只此一事亦足爲　聖王之歉德矣末復極言民生困悴之狀閭巷豪侈之習良役變革之要陳田鐲稅之政　上報曰職在外邑應旨勉戒上補闕漏下慨世道條陳明白勉誠切實其中揷予病痛尤甚洞曉可不猛省原疏付史官書諸靑

吏使後君知予之過作爲鑑戒還入留中昕夕自勉遂以璽書錫馬其後罷折受錄元勳死節人子孫皆用公言未幾以副應教召乙卯正月 元子誕降公疏請乘此有慶之會奮精神滌因循推己施人反躬矯弊 上嘉納又命留中由司諫院司諫薦授水原府使恤民理兵整紀律峙餱餉爲根本久遠計丙辰入爲大司諫成均館大司成承政院同副左副承旨戶曹參議丁巳復拜承旨大司成因事罷敘拜禮曹參議大司諫時 上激惱朋比之習閉閤却膳如己酉事公上疏極言擧措失中威怒太過且曰今日保

合同異大建皇極亦惟在於用得眞人才開得眞言
路扶得眞名節養得眞廉恥而其本只在正　君心
而已末論金聖應兵銓之無漸李秉常遠竄之過中
上優答之間拜兵曹叅知刑曹叅議大臣薦授備局
副提調以三品叅廟謨極選也戊午歷左副承旨大
司諫己未丁孝憲公憂辛酉服闋拜大司諫左副承
旨由大司成特拜慶尚道觀察使慶尚重藩也素號
難治公簡核精密巨細俱舉然不切切於簿書之末
尤以礪廉鎭俗爲先務居亡何一方大治乃䟽請蠲
船稅釐僧役奬儒賢旌忠烈癸亥秩滿遷大司諫甲

寸擢授咸鏡道觀察使時公叔父判書公始炯方按西藩公以一家兩界私義不便力辭遞爲刑曹參判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義禁府事備局提調與修續大典乙丑由兵曹參判出爲江原道觀察使均詳定釐蔘弊設廳立條東民至今賴之丙寅入爲大司諫漢城左右尹大司憲刑曹參判兼槐院提調丁卯拜吏曹刑曹參判戊辰拜吏曹兵曹工曹參判大司憲庚午復爲吏曹參判會判度支缺 上難其人大臣薦公可倚任遂擢拜戶曹判書謹要會汰冗費杜滲漏不動聲氣國儲以裕老胥莫不斂手咋舌已而病

遞復由大司憲再入度支先是朝廷議正良役法擇備堂五六人會籌司講究而公與焉疏言減布爲垂裕之良謨節用爲減布之良法識者以爲名言尋因事出郊遠召至五十大臣請罷之 上曰誰可代者仍命置對公不獲已承命壬申以 賢嬪宮葬禮敦匠勞錫馬又以 徽號都監董事勞進階正憲呈告遞拜議政府左參贊兼知義禁府事遷兵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 世子左副賓客 上召見公於臥內謂曰中權之事一埤於卿予何多諳嘗因事奪符旋授時夜已深公請明燭而傳授 上歎其得體甄拔

金明跗注翕然稱之癸酉 上幸 毓祥廟駐輦路
上屢下嚴敎於羣臣公在侍衛多匡救語 上嘉納
特加崇政階遞拜左參賛判義禁府事弘文館提學
尋復入度支四遠召坐罷俄而還授兼知經筵春秋
館事遞拜禮曹判書時追上 肅廟徽號用都監勞
進階崇祿甲戌判敦寧義禁府事左賓客自是公謝
病郊居者久 上特召公見之遞金吾諭令在京調
治公惶恐承命復拜禮曹判書以慮囚登筵 上不
御法服公引古帝王齋居決囚事眷眷爲戒 上錫
馬奬之及公沒後十餘年 上臨當慮囚追思公言

特御法服由禮曹移拜刑曹判書乙亥正月又自刑曹移拜吏曹判書時公已示憊竟未及肅命以二月初六日卒訃聞 上震悼哀綸官庇葬祭如例是年四月十九日葬于漣川寶盖山負艮之原先兆也公色溫而氣淸金精而玉潤雖始見之人相對語未半已知爲希世之珍孝憲公以忠厚敦睦立門戶一世爲之標望而公賦絶異之姿已自弱齡篤於孝友六歲喪母夫人號擗如成人旣貴事孝憲公自溫凊至甘㬉莫不躬親孝憲公嘗病疽公吮之唯謹伯氏大戚公尙奎沒無子公以其一子魯鎭爲之後事丘嫂

如事母俸祿饋遺盡歸之不私蓄和宗黨恤窮乏之急婚喪恩意周洽庭無間言妙齡立朝才望蔚然而絕無驕吝稟揚之態與人交雖臧否內晢亦未嘗輕加雌黃故賢者樂與之遊不肖者無惡於心夫以公之操持貞固不隨時俯仰磷緇而處門戶分裂之世瑕摘之言一不及焉者由其退然謙下不自有其能也在經筵音讀暢亮論說懇款善開發人主意凡有衮闕朝政則造言退牘面折不少諱往往有敵以下所不堪而 上必虛襟開納未嘗有忤者亦察公表裏明白不喜世之機關權數也晚有急流勇退志卜小

築於郭外移疾高臥幾一年朝友多勸之起公喟然
曰世道日下專由奔競以一退爲塵刹之報不亦可
乎士大夫以此益高其志尚若公豈不爲昭代之藎
臣當世之完人哉公爲文操紙筆立就明白雅馴有
佩玉冠冕之意各體備具尤善於疏章一時自命爲
館閣高手者至於敏贍有用咸推公爲第一有文集
若干卷藏于家配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叅奉贈領議
政泰躋女也一男魯鎭前叅判卽出爲大成公後者
繼子明鎭進士二女士人尹光繂監察趙廷鉉今叅
判公以不佞方任太史也使撰公之諡狀以徼節惠

記昔壬午冬不佞以吏曹叅議入侍叅判公爲鳩杖銘隨疏以進 英考荅之曰思先卿之未盡輔七旬之老君夫公遍長六卿位至一品豈有未盡者哉不佞以是知 英考將欲試公於鼎軸而未之及也昔宋人歎李文靖公沆能使人主追思其言於十年之後況 英考之思公乃在數十年之後乎今讀其劄疏危言批鱗凛凛然令人氣縮而遭遇之隆遠邁文靖君臣之際此雖 英考聖德有以致然亦可以觀公賢矣彼內外績庸之茂著何足以盡公哉謹撮其大諡于太常俾爲之擇焉謹狀

左議政李公諡狀

上之五年辛丑十二月二十四日原任左議政李公澱以疾卒于家訃聞　上震悼親臨大政特命退行於成服後乃教曰此大臣之乙未冬筵奏豈可以一時樹立論乎予至今不忘封壤之前其舉易名之典諡狀到弘文館政院稟旨先是乙未冬　英考聖壽已踰大耋痰候升降有疾弗豫者有年遂命今　上代聽庶政賊臣洪麟漢鄭厚謙等表裏糾結百計沮遏　英考屢下嚴教末乃曰東宮聽政多有國朝故例蓋欲使之明習國事如老論少論所當知也吏判

兵判所當知也麟漢對曰　東宮不必知吏判兵判不必知老論少論又不必知國事也由是今　上引三不必知之說草疏未及上而聽政之命上頒下格旬日未決羣情洶懼邪說横流前參判徐命善上疏請正韓翼謩洪麟漢之罪　英考召命善讀疏屢示嘉尚之意相臣金相福遽曰三不必知之說臣於其時未之聞焉命善必有所從聞也　英考疑中官洩其言遂下鞫問中官之命公進曰其時　東宮侍坐親聽此非中官之傳也　英考厲聲曰大臣何得營護中官乎公復曰臣非敢營護中官也臣於其時以

藥院都提調入侍仰覩 東宮侍坐而 殿下以傳
心之謨命東宮講自省編警世問答也 英考始乃
覺悟遂寢鞫問中官之命向使中官就鞫而奸凶之
徒左右鍛鍊則三百年 宗社嗚呼其危哉公乃徐
起而一言卒使大策取決故識者以爲古之大臣有
立談之間措天下於泰山磐石者公庶幾焉 聖教
所謂豈可以一時樹立論者蓋指此也於是公之季
弟潡以不佞詳知公本末使節略公家狀謚于太常
以徵壹惠之典謹按公字稚浩自號瞻齋德水人也
鼻祖高麗中郎將敦守入我朝多以文章名世左議

政文獻公荇號容齋禮曹判書文惠公安訥號東岳
尤輩揚藝苑曾祖諱光夏漢城府判尹贈領議政貞
翼公祖諱集左議政贈領議政忠憲公考諱周鎭行
吏曹判書贈領議政忠靖公妣貞敬夫人驪興閔氏
左議政文忠公鎭遠之女公以 景宗壬寅五月二
十三日生踰日不哺乳閔夫人以爲憂試易以他乳
乃哺後聞始乳者有惡疾人皆異之稍長受學于忠
憲公忠憲公方爲議政夜有入侍之命宣傳官將合
符而索符不得渾家驚擾忠憲公曰某兒愼密試問
之公方熟睡遽起對曰仲弟帶符遊戲故恐其遺失

取藏之也仍出諸懷而進忠憲公笑曰他日佩此符者此兒也 英宗庚申中司馬兩試癸酉以蔭補義禁府都事遷內侍教官以封 園都監監造官陞六品累遷典牲署主簿翊衛司衛率工曹佐郞戶曹正郞因事遞丙子除典設司別提司僕寺主簿出爲南平縣監以廉謹律己以文學課士以正風化勵俗及歸立興學碑以頌之己卯秋擢庭試乙科第一纔唱名 上趣令入侍教曰乃祖乃父爲國效忠令爾兄弟相先後登科積德之報理不僭也仍命致祭於忠憲公尋特除公弘文館校理居數日又特除侍講院

兼司書公力辭不出飭教屢下續有夜對之命而亦
不膺遂坐罷無何敘拜副修撰命行召對 上臨軒
以待屢下旨責以追先報國之義然公終不出遂命
禁推特放而又召之公於是不得已入肅登筵講聖
學輯要不陳文義曰臣只欲一伸叩謝之忱而已其
敢以儒臣自居乎 上縷縷下教趣令陳之公對曰
朱子言道本固有人自絶之人主尤當精思力踐保
其固有之道先正之裒輯此書獻諸丹陛者不過欲
保固有之道而已 上稱其語約而意遠時上番金
應淳因文義泛及於愼惜名器以爲戒公遂因此陳

章徑出 上命禁推尋特放而召之公又遠召遂命
出補成歡道察訪公釐革弊政俸廩盡充於吏逋聞
者多公之不卑小官未幾 上特除公校理復於講
筵語公仲弟瀰申申以不必太執之意公乃入肅登
筵 上因文義教曰予嘗觀塔洞之塔而悟爲學工
夫也公對曰非眞積力久則固無以至九層之高然
泰山頂上更有天在故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伏
願 殿下和心氣以和朝廷和朝廷以致其斂福錫
福之效也 上嘉納時公仲弟瀰尚在館職公退而
陳章言故相臣金壽興金壽恒之幷據一館也引先

亟臣金安國金正國辭遞賓客故事聯章祈免有曰
胄筵玉堂莫無相避則一也然每因其乞免而準許
者豈不以人情之所不安法例亦有時屈也耶　先
朝已行之例固　聖朝之所當申明而先輩共守之
義亦臣等之所當遵行也不許仍兼南學教授庚辰
元朝　上謁　太廟歷臨主第侵夜不還宮公倡率
諸玉堂求對承旨李泰和執不奏及　上出宮門公
與諸玉堂齊進請罷泰和職　上命諸玉堂一併禁
推尋特放會廟堂憂湖西安眠島久爲墨帥所濯濯
奏請公爲備局文郎廳下往摘姦公卽日就途旣竣

事驛馳手本於廟堂諸大臣袖而入侍賀曰手本明白詳悉盛水不漏文亦極佳他日爲國事之人如此臣等誠幸也 上亦覽而喜道拜司諫院獻納遂疏論前水使任時倜具秉勳張志豐等之罪復貽書大臣筵稟痛禁其魚産雜物勒徵之弊島民至今賴之遞獻納家食 上臨幸水標橋輦過公門見兩世棹楔曰此故相之第也爲之駐輦式閭命公入侍輦前敎以感舊之意仍致祭於忠憲公尋拜副修撰中學敎授以病遞召 上命補文臣兼宣傳官當日許叅大臣將臣赴會人以擬 成宗朝風流盛事云尋拜

校理修撰中學西學敎授問差吏曹正郎兼文學辛巳春特擢同副承旨以親嫌遞復自兵曹叅知還拜同副轉陞右副出爲黃海道觀察使時鄕戰爲海西痼弊每道伯遞易各邑流品褁足上京百蹊圖囑於新伯已成俗習公辭陛 上引見敎曰予欲先試鄕於一道海西之鄕戰卽朝廷之朋黨鄕家調停之論豈有內外鄕其勉之痛革此弊也公旣赴任宣布聖敎申明約束如有犯者以治蜀之法治之豪猾斂戢莫敢售其習訪孝烈卓異遣幕裨爲文以祭之勸課文武士製射以賞罰焉居九月大臣以微事奏罷

俄敍拜吏曹叅議還朝行一再政大臣抉摘細疵數
請推考盖惡公不與議政注也公遂遠召遞爲戶曹
叅議左副承旨還拜吏曹叅議復遠召罷自是七朔
之間爲承旨者再爲兵曹者再又間爲戶曹叅議至
冬 上敎曰昨諭相臣其宜儲望以李某爲漢城左
尹癸未兼同知義禁府事臺臣金載祿上疏言李某
釋褐未幾奬用太驟請還收資級 上嚴辭斥之復
除公爲行都承旨然公亦不膺遠召遞屛居海村別
墅構三瀑亭筍輿野服逍遙於其間無何拜大司諫
以在外遞又拜戶曹叅判兼同知春秋館事從縣道

陳疏力辭 上批曰百人雖沮予守苦心卿其思卿
父體予志又連下嚴教趣令上來公不得已入城拜
司憲府大司憲又辭特命還授戶曹參判入侍聽諭
公遂入侍 上以忠靖公平日體國之誠未究其用
諄諄下教勉公以恪勤供職公感泣 上亦爲之嗚
咽兼備局有司堂上都摠府副摠管復連拜都承旨
大司成吏曹參判兼同知經筵事內資寺提調因僚
嫌遞吏曹以禮曹參判承命奉審 莊陵竣事復命
奏請訪問嚴興道子孫收用且立碑于淸泠浦 本
陵參奉以京華人擇差寒食祭香祝令 陵官陪從

皆著爲令復拜吏曹叅判兼司譯院提調因事罷敘拜漢城府左尹兼社稷署提調以禁釀不容坐罷敘拜兵曹叅判　上以文純公朴世采倡爲蕩平之論大有功於世道特命從享文廟御建明門親製教文命公進前曰卿祖卿父至誠恊贊予建極之治今朝象和平偕底大道昔唐太宗以斗米三錢恨不令封德彝見之予於卿祖卿父亦云爾無何復拜吏曹叅判兼掌苑署提調呈告遞吏曹會贊善申暻上疏言文純本不爲蕩平之論且譏斥蕩平以爲向來任事者之失暻文純之外孫也公卽上疏略曰臣伏見贊

善申曝疏本則以爲數三時宰不善對揚將炭和氷外引先正內濟私黨糅忠逆而混賢邪何其言之易也夫蕩平二字卽箕子洪範攸訓而初非先正之所刱言則協賛諸臣亦豈必藉先正爲重哉第先正曾在 先朝以此爲祛黨之先務或奏或劄俱在遺集故趙宋諸臣引作證左揭以表準蓋兩臣之父與叔於先正或謂以師受或處以門人可知其淵源緖餘而臣祖臣父凡筵對章劄之間雖未嘗稱舉先正苟求其志業論其秉執可謂不謀而同滔然而合上下之間有可觀者臣未知彼所謂數三時宰者果指何

人內濟私黨者亦指何事糅何忠逆混何賢邪而到今時移事往山高水落舊臣凋零後生嘵嘵不知前輩至公血誠爲國家深遠之謨而一筆句斷若是囫圇乎今其言雖無指的臣家者而臣祖臣父藉手事君惟此道而已則臣心傷痛當如何哉疏入 上以事已妥帖不必若此爲批語筵臣曰在李某之道無怪其如此矣及曝疏又出而語多謬悖命焚其疏竄配復以無風助浪罷公職乙酉敍拜大司憲遞爲右尹公引義不出 上特命入侍慰諭備至公感激承膺復兼同知經筵事備局堂上連除吏曹叅判大司

承兼副摠管承文司譯提調同知成均館事出爲江華府留守江華爲城舊無虹蜺公因其繕修改作虹蜺器械糧餉一一整飭勸課將士逐朔講射又以校宮乃文惠公按府時所刱而年久頹廢鳩財葺理贍其養士之需新其紀事之碑府民之以孝聞者差船頭別將以礪風聲丁亥因臺臣李命勳構誣力辭遞徑歸海村拜大司憲兼奉常寺提調不起會 上弗豫藥院幷直公蒼黃至城外明日 上以公堅臥不動命補朔寧郡守無何內遷刑曹參判兼同知經筵事備局堂上亦直還海村不赴居數日 上教曰樂

毅金臺亦以中批而譏之乎李某必不負其君特補
慶尚監司當日辭朝復連下趣教公卽承命赴任以
嶺南素稱鄒魯之鄉敦尚儒化褒孝烈特行訪先賢
遺裔而存問之戊子秋沿海大歉公與守宰講究荒
政至廢寢食行部之路浮黃羸瘁滿車下赴愬公面
面慰撫誠悃藹然賑畢卒無一民捐瘠己丑大臣言
公善賑狀 上命卽內遷曰予所欲用者人皆嫉之
惑也遂拜同知敦寧府事兼惠民署提調旋移大司
憲以在外遞及歸記簿充物留田羡餘錢萬緡穀萬包
俾作不虞之備以刑曹叅判還朝至秋擢拜刑曹判

書兼知春秋館事內局承文提調尋移禮曹判書以
泰陵丁字閣修改勞承錫馬之典　上下教飭小學
考講之法公請嚴其程式明其勸懲俾有作成之實
效　上嘉納因事罷庚寅敍拜吏曹判書兼觀象監
司䆃寺提調以不叅庭候坐罷敍拜議政府右叅贊
兼奉常寺掌苑署提調特拜大司憲　上因持平李
遠疏却湯不御大臣備堂三司皆守閤免冠公獨不
免冠大臣怪問之公曰執法之臣不宜泥首也人以
爲得體公又欲陳劉匡救未及上而有南原府付處
之命到謫杜門謝客雖知府亦不得謁無何宥還海

村除漢城府判尹內局提調隨駕至 永禧殿 上
顧謂公曰昔歲戊辰與先卿至此今又與卿偕予閱
卿兩世矣仍與大臣語及公忠勤亹亹回鑾過公門
命承旨讀奏閔夫人棹楔刻文仍致祭於閔夫人而
遞公藥院之任使參致祭辛卯拜吏曹判書因事罷
敘拜右參贊兼平市內局提調復入吏曹爲判書屢
遞召罷又因李一會臺望及江華屯田事荐被削罷
無何甄敘連入吏曹爲判書因嶺女擊鼓事削版嶺
女即金萬珪之女也萬珪以庶孼謀奪宗詐稱其父
遺意欲逐三十年繼父後之嫡兄事覺亡匿及公按

道詗捕終不得公仲弟叅判公濔相繼按道竟捕萬
珪杖殺之至是萬珪之女擊鼓訟寃臺臣李性遂論
公甚惡有是命後因御史按查事得白公亦蒙敍壬
辰拜右叅賛兼奉常寺提調都摠管尋又入吏曹爲
判書兼觀象監提調公於是凡六長吏曹五被鄭罰
且自嶺女事後踪地益不安堅臥海村久不承膺
上屢下趣敎辭旨嚴公不得已自海村入城進㕉
闕外席藁待命自朝至午敦迫益切公又不得已入
侍開政而退纔踰闕門之閾 上乃下旨進拜公爲
議政府右議政初公釋褐之日 上已示大用之意

其答公辭亞卿之疏有卿懇二字亦所以施於大臣者也又嘗於次對因地窄公之座次適與三相近上笑曰今日有四相亦異矣哉固已屢示微旨其中間嚴命之荐疊盖將以風霜幷施於雨露欲使公動心忍性增益其德器此亦 聖人造化之權而非惟他人不知公亦不之知也公聞命惶恐三章力辭上每一賜批十行諄複勉之以先故勗之以世道至以風浪一船弘濟時艱爲敎公遂感激承膺首陳大臣金致仁不可久謫南荒尋下宥釋之命旣月因却湯時排闥事付處稷山縣宥還爲右議政以 永禧

殿重修勞有錫馬之典尋陞爲左議政以奏對不稱
旨與諸大臣幷刋版敘爲左議政兼扈衛大將軍器
寺都提調癸巳又因泮儒金植事付處忠州牧宥還
爲左議政兼禁衛營都提調又因柳烱兪恒柱等堂
錄事又與諸大臣幷刋版敘拜判中樞府事甲午以
内局都提調因事罷敘判西樞以先農壇獻官祈雨
得雨有錫馬之典無何復以左議政因事罷敘判西
樞乙未夏以 太廟享官勞賜鞍具馬是年冬命
王世孫代聽庶政公以内局都提調因奏對特罷卽
向所謂筵奏事也尋敘判西樞 上引見時原任大

臣詢問賊臣沈翔雲擬律事公對曰以書則閃忽以
意則凶譎以其結案則不忠不孝自有當律　上是
其言丙申拜左議政兼扈衛大將因他大臣重卜例
降右議政先是臺臣李廸輔疏論賊臣鄭厚謙而栫
棘絶島公於　小朝文對首請疏放廸輔又言牟利
輩圖囑宮房攘奪民田犯斫封山及軍門營邑憑藉
料利之弊皆嘉納是年三月初五日　英考賓天越
六日今　上卽位以皇壇享祀議不一公上劄略曰
皇壇祭享我　殿下奉　大行大王之命旣誓戒矣
又肄儀矣每歲一享必用三月者蓋寓風泉之感屋

社之悲而皇壇增修儀卜日註亦曰皇朝淪亡在於
三月故用是月云旣非原定之日則不可以上旬之
已經謂之過期也審矣雖以喪禮補編諸大臣儒臣
獻議推之卒哭前皇壇祭用樂尚有論難則可知其
雖在大喪不敢停廢况戒令條所云殯後惟祭社
稷之文明有可據也乎於是命議于諸大臣諸大臣
皆從公言遂行祀旣而大臣三司齊聲討賊臣鄭厚
謙母子之罪公言騎堂安大濟以厚謙徒黨不宜直
闕中請先以微事罷其職 上以奏語苟簡免公相
判西樞尋陞爲領中樞府事以進賀兼謝恩使赴燕

丁酉返命兼御營都提調殿最與大將具善復相覆難公卽劾請罷善復　上命遞善復俾公兼察因事罷旋敘復領西樞兼軍資監都提調公陳劾自引申善復事　上以劾辭不審命付處長淵府無何宥還領西樞如故戊戌以瀋陽問安正使赴燕辭陛　上以連年往役慰藉甚摯旣復命宣醞以勞之尋揔裁英宗朝實錄庚子復拜右議政居五月公以疾辭益懇　上亦憫其衰命解相職領敦寧府事遣御醫看病辛丑以沁都關防便否問議于諸大臣公對曰我殿下以天縱之聖懋風動之治德化旁達四方寧謐

西塞之桴鼓無聞南溟之鯨濤不起以鞏太平萬世之基則關防之地無所事乎備禦而至於關防則城池不足論器械不足恃從古勝敗之分惟在於得人焉爾雖以本朝已事言之丙子非無器械之利而金慶徵守之則無救於覆敗壬辰不待城池之險而李舜臣將之則輒爲之勝捷觀乎此則國家長策在人之能否不在於城池器械也公素患消中且有浮脹之症比及六旬步履又甚艱而家中大小享祀一未嘗代攝是年冬疾益甚猶欲躬行時享家人交口諫止終不聽徹夜將事曉又赴候班登筵對日晏乃歸

自是示懲凡旬有餘日略無怛化色以手整冠歛衽
恬然而逝先是 上聞公病遣御醫看病至是輟朝
三日飭有司庀葬如例送柩材給三年祿俸成服日
遣承旨致祭公白晳適雋威儀儼然可象與人言祥
和之氣達於眉目自幼至老人不見其惰慢之容鄙
褻之語天資近道內行純備事父母大父母未嘗一
言咈意居忠靖公閔夫人之憂首尾五年一不啓齒
祈寒盛暑亦不脫經帶絰制之後每當忌月不御婦
人寫祝設卓輒必躬執不委之子弟僮指及祭涕淚
着席無異袒括之初至白首如一日二弟析居雖遵

先志然其家內微細事無不親自指揮晝伻織路夜以繼晝相對則怡怡愉愉和氣藹然襲人常憐一妹早世遺女適人亦內外俱沒遂鞠育其遺女之遺女婚嫁而贍其乏一如己出宗族有貧窮困阨莫不赴愬於公公和顏酬接事事曲副略無厭苦色見人之善喜形于色聞人之過不惟不言輒覆蓋掩匿其有干求者則爲之謀忠勤勤懇懇曲爲周章雖人所不知之處無所不用其極故賓客之造公者如飲醇醪各自言某公愛我過於人遠甚常以在家有不洎之痛欲移孝爲忠於國且自釋褐之初厚被 英考不

世之洪造自玉署以至鼎軸莫不簡自 聖心故公
平居感激以夷險不擇當官盡職自勵然由亞卿以
前雖盱四集彈射迭起屛處郊墅一年而半之由亞
卿以後其居銓秉匀近不過十日遠不滿數月而公
又口吃筵席造膝一未嘗展其所存然公於平生好
取人爲善雖尋常小事必諮諏諸人舍其短用其長
所謂休休有容不啻如自其口出者公實近之故世
稱古大臣之風必以公爲先公娶晉州柳氏禮曹判
書惠靖公儼之女先公三年卒葬于海村先兆庚坐
之原將以今二月二十五日合窆公於夫人墓治命

也公無子以季弟潡之子學彬爲之子一女適權箕
應內外孫女若干人不佞與公自丱角同業同志今
至老且死世或以范張爲稱蓋不但中表之誼而已
及聞公疾篤悉往候之公斷續語及於平昔曰弟今
已矣身後文字吾兄之責也且言前托仲弟碣銘必
使我得見於入地之前也不佞歸即構碣銘纔就
而聞公瞑目絶粒已數日急送于學彬令置床簀傍
學彬試入告碣銘來矣公即一聲應喏兩手掬其文
微開睫上下數行復瞑目涔涔是夜竟皐復聞者咸
稱公友愛至死彌篤而今謚狀撰次之役又歸於不

侒昔歐陽棐往見邵康節康節道其立身本末甚詳
棐莫測其意後果以博士議康節諡至今傳其事以
爲千古美談夫公豈有康節之前知哉特其一段忠
厚懇欵之心臨當歸根復命益炯然不沫焉耳矣不
侒於是略倣歐陽之諡議請所以易其名者焉謹狀

僳晩齋集卷第十五終

保晚齋集卷第十六目

蠡測篇

保晩齋集卷第十六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蠡測篇

辛巳夏病暍不能理書信手錄平日所求之道以類堆架上令門生就寫之夫道大矣上聖而曰發憤忘食大賢而曰人見易偏下士語道何異蠡瓢之酌海乎故曰蠡測篇

天地萬物不越乎理氣數三者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數也樞紐主宰而理以之名動靜闔闢而氣以之形分限節度而數以之

立數出於氣氣命於理故君子明理而已氣數之學有不學焉然理有未明不得不假氣數而明之也充滿宇宙貫徹古今莫非五行之錯也五行又莫非陰陽之運也陰陽又莫非太極之所乘也無有乎間斷無有乎虧欠無有乎縫罅自其妙用而言之則曰神自其流行而言之則曰善自其賦受而言之則曰性自其眞實而言之則曰誠自其條理而言之則曰理自其主宰而言之則曰帝自其所由而言之則曰道神也善也性也誠也理也帝也道也斯已備矣又何以謂之極也極乃樞極之義摠天地萬物之理會

之于一而爲樞極分天地萬物之理散之于萬而亦爲樞極在陰爲陰之樞極在陽爲陽之樞極在水火木金土爲水火木金土之樞極今夫眞汞是特形質中一物耳自一塊而散爲千萬塊箇箇至圓自千萬塊而合爲一塊又混混至圓況於太極之妙也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知陰而無陽非道也陽而無陰亦非道也唯一陰一陽循環不窮然後方爲道也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是知動存而靜不存非道也靜存而動不存亦非道也唯動靜無須臾或離然後方爲道也

人之一身精液氣血充滿逼塞無一之空缺無間之容息則天地之中陰陽五行亦猶是而已雖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然一有感遇生物之機自不可禦今石壁無寸土而草木生焉者以其空虛中陰陽五行氤氳化醇如人呵氣自生煙霧如日感雨自成虹蜺昔朱子論滿腔子惻隱之心曰腔子外何物而門人對語未之有傳今若曰滿天地生物之心則庶乎其近之歟

水得土成質故一得五成六火得土成質故二得五成七木得土成質故三得五成八金得土成質故四

得五成九若夫土以其氣則水火木金之所資以生故一二三四之生數五居其終以其質則水火木金之所待以成故六七八九之成數十居其終由是而行乎天地則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乃寄旺於四季由是而賦乎人身則肝木心火肺金腎水而脾乃中位於四臟由是而妙乎人性則仁木禮火義金智水而信乃實有於四德左之左之右之右之只是此理故孔門敎人多主言忠信

物有萬物而不外乎五性之錯綜聲有萬聲而不外乎五音之正變事有萬事而不外乎五常之經緯是

皆有待於五行故舉五行之數則萬數無不該矣穹窿圓崇係日月星辰之象者形體之天也升降上下爲春夏秋冬之序者流行之天也形體之天如血肉之心流行之天如神明之心神明之心儒者所道血肉之心醫者所尚故從古聖賢所言六經所載者多是流行之天而其形體之天則曆象家專習之道出於天行於命成於性而具於心心發於情實於意見於事而形於物自心而溯而上之極乎天而天外無道自心而沿而下之極乎物而物外無道故心者道之樞也至隱至密鬼神莫得以窺至顯至彰媍

獳亦得與知至近至切妙凝乎動靜語默至大至廣馴致乎參贊位育

邵子曰天地之外非惟吾不得以知之聖人亦不得以知之此言天地依附之外也乃若天地依附之內運行有高卑升降有先後則豈可曰茫昧難測而不爲之講究乎從古聖賢所說六經所載太極陰陽立乎天地之先妙乎天地之後初無聲臭可以聞覩然儒者猶且尋其沿流得其端倪而至於有迹可求有形可仰者反不爲之講究識微而遺彰雖曰知小大近遠愚不信也

天有九重其第九重至靜不動而第八重則恒星之所麗也第七重則土星之所麗也第六重則木星之所麗也第五重則火星之所麗也第四重則太陽之所麗也第三重則金星之所麗也第二重則水星之所麗也第一重則太陰之所麗也八重各自旋轉有遲有速而貫之以南北二極對持兩端外依於至靜不動之體如輪之有軸如磑之有臍如戶之有樞戶開闔而不虧以其有樞故也磑旋磨而不移以其有臍故也輪流行而不跌以其有軸故也天之八重循環不停萬古常然者亦以其南北二極對持兩端外

有所依故也嗚呼物有大小理無大小推其近則遠
者不能遠矣
九重天之說何以信其必然乎爲其有文以可徵也
爲其有象以可驗也爲其有數以可憑也楚辭曰圓
則九重孰營度之朱子曰人常說九重分九處爲號
非也只是旋有九耳屈子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
朱子析理精深其說必有所据嗚呼其不信矣乎所
謂有文以可徵者然也凡爲掩食者必在下者掩之
食之在上者爲所掩所食故月掩日食者以日在上
月在下也月掩五星食者以五星在上月在下也月

五星掩恒星食者以恒星在上月五星在下也五星又自相掩食者以五星各有上有下也若使恒星日月五星同在一重無高卑之殊軌則相遇之時必觸撞破碎久然後復如之何其掩食而過其形自如乎所謂有象以可驗者然也星曆家先度地面地心然後從地面測之則太陰去地心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里有餘水星去地心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里有餘金星去地心二百四十萬六百八十一里有餘太陽去地心一千六百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有餘火星去地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六百里有

餘木星去地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
十四里有餘土星去地二萬五百七十七萬五百六
十四里有餘經星去地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
千八百四十五里有餘自太陽以上去地絕遠其頫
視於地特一點爾地面地心無甚相遠故不必自地
心起數至若金水太陰去地不遠必須自地心起數
所謂有數以可憑者然也嗚呼是豈懸空揣摸無所
稽之言乎天之九重知其信然矣夫
七政皆本乎第八重之恒星恒星如秤之有目七政
如秤之有錘錘游移於目目權度於錘以齊天下之

萬衡七政游移於恒星恒星權度於七政以成天地之萬變者其理一也嗚呼人之形體物之羽毛草木之榦葉諦觀之亦皆有至理存焉而況於天之形體乎

天半明半晦陰陽之象者吾聞諸邵子矣天明則日月不明夜半黑窣窣地乃天之正色者吾聞諸朱子矣然則天何光色曰無有光色也今夫水晶玻璃之屬至洞澈昭澄然疊之萬重置諸一室則其必黝然而黑泯然而晦矣及夫以火燭之然後萬重之外纖芥透露但見火之光色而已天色洞澈昭澄故第八

重之恒星能受第四重之日光以爲明不然吾恐其或有所遮或有所奪天色自天色日光自日光不能相爲體用也世之讀邵子朱子之說者當知晦黑之中有至洞澈者存焉則庶乎其不畔矣夫

方日入地底倒射其光也地體碍隔於中萬象皆晦矣彼星月之在上者如之何其受日光爲明乎天地之間大小一理觀于火之燭物則得其理矣蓋所以照之者與其受照者同其大小則其爲影遠近一致無有窮已所以照之者小而其受照者大則其爲影本小末大漸遠漸大亦無有窮已所以照之者大而

其受照者小則其影本雖博大以漸尖狹至于甚銳而後止今夫日體之大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故日光倒射地底則地影始大終尖只及乎月之天而止焉此所以月五星恒星同受日光不爲地體之碍隔也

古者以三百六十而分天之度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分朞之日堯典之命羲和置閏是分朞之日也周公之作六典其官數止於三百六十康節之論黃道曰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數是分天之度也乃後世以朞之日爲

天之度而反以三百六十謂之舉大數則亦古法散
軼之致爾
天體三百六十度地體三百六十度地之三百六十
度其度至細天之三百六十度其度至闊若是相反
何也譬之於輪外圍雖廣不過十二幅而已內轂雖
窄亦不過十二幅而已扇之首尾木之根榦翼之本
末無往非此理也然豈惟地之於天爲然哉天度之
近赤道者其爲度也至闊近二極者其爲度也至細
地之一度以里準之爲二百五十里天之一度以里
準之爲數萬餘里故人行地二百五十里則見北極

輒差一度者以地之二百五十里當天之數萬餘里也然言里差者當先論其迂逕與其黍尺所謂迂逕者山川之迂回道塗之枉曲人行二百五十里者或轉爲三百里又或迤爲四百里令此二百五十里差一度者除山阪高下直以其徑言之也所謂黍尺者周尺最短橫黍尺稍長縱黍尺最長其以橫黍尺度之而爲二百五十里者若以縱黍尺度之必爲二百里若以周尺度之必爲三百餘里也

赤道不當地之中而天形斜繞於地如倚蓋然者何也天不參差則不能成化物不參差則不能成變惟

其斜繞所以有寒暑長短之異而啓聖人財成輔相之智也歟

天之有日月星辰猶山河草木之於地猶禮樂政教之於人而乃其文章之所著見也禮樂政教有口者皆可誦焉山河草木有目者皆可覩焉獨於天之文章不思所以學習何歟三代盛時雖㛄孺卒隷亦莫不學習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詠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非其平日口傳心授見聞習熟尚安能緣情卒意發於言形於詩哉張横渠云孔子不以天文語顔閔者以其前已授之矣後

之學者識進之後不可不兼習天文誠哉言乎但不可規規於占驗之術恐其流入詭誕也

十二辰對待流行與先天易一一溜合其必庖犧氏之作之乎斗所建者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而順數之日月所會者則曰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而逆數之於是子爲陽儀之陽未爲陰儀之陰與之對待丑爲陽儀之陰午爲陰儀之陽與之對待寅爲少陽之陽亥爲老陰之陰與之對待卯爲少陽之陰戌爲老陰之陽與之對待辰爲老陽之陽酉爲少陰之陰與之對待巳爲老陽之陰申爲少

陰之陽與之對待一陰一陽一老一少錯綜交互無不與之對待凡此以對待之體而言也布之於天地之位則子丑居北同位相得而左自寅至巳爲順數右自亥至申爲逆數午未居南同位相得而右自申至亥爲順數左自巳至寅爲逆數配之於氣序之運則子丑居六陽之首同位相得而後自寅至巳爲順數前自亥至申爲逆數午未居六陰之首同位相得而後自申至亥爲順數前自巳至寅爲逆數凡此以流行之用而言也蓋伏羲先天圖陰陽二畫錯綜對待以立其體在左逆數在右順數以妙其用錯爲橫

圖而卽此象規爲圓圖而卽此象疊爲方圖而卽此
象此象何象乎天之所以爲天之象也故不明乎易
不足以知天不明乎天不足以知易也
七曜居天之中日又居七曜之中自上下言之則土
木火在上金水月在下而惟日正當上下之中自左
右言之則月有九行五星各有行道或順或逆出入
黃道南北六度而惟日正行南北之中旣得上下之
中又得南北之中猶人之有心夫人心以火居五臟
之中日亦以火居五星之中則日之於天非心也乎
天下萬事無一不出於心故造化萬象無一不出於

日以其出地而謂之晝以其入地而謂之夜以其一
周而謂之日以其三十周而謂之月以其三百六十
周而謂之歲以其在乎卯酉而謂之二分以其在乎
南北而謂之二至是造化何嘗不出於日之中乎月
之行度多端無以準之準之于日而會望遲疾可以
推之五星之行度多端無以準之準之于日而留伏
盈縮可以推之恒星之行度多端無以準之準之于
日而恒星東移歲差西生可以推之是萬象何嘗不
出於日之中乎中道必常常道必易故出入升降歷
萬古而如一懸象著明雖娼孺而皆仰輝光照澈被

四表而罔伏經緯對待至屢變而不亂聖人以大本之中行達道之中施諸萬事措之萬變不勞心機坦然有裕者亦猶是已

日體大於月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三之一人在地上望見日月之體無甚大小者蓋以日體極遠雖大亦小月體最近雖小亦大故也

陽圓而陰方陽奇而陰耦陽全而陰半陽一而陰二故日光如火之照而上下四旁無不遍及未有背面之異者圓也奇也全也一也月受日光照於上而上明照於下而下明照於東而東明照於西而西明者

方也耦也半也二也

日與火離象也坤一陰錯乾二陽而爲離故離二陽包外一陰在中日中有黑點火中有黑暈以之也月與水坎象也乾一陽錯坤二陰而爲坎故坎二陰包外一陽在中月受日光而爲明水涵天光而爲影者以之也

黃道載日自今日寅初至明日寅初由東進西一日行三百六十度日循黃道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由西退東一日一度一年盡三百六十度進非日之進也黃道之進也退非黃道之退也日之退也

景表之圖自直景之空度以至八十九度與倒景之
空度以至八十九度一一反對以及分寸絲毫無一
或差宛一後天反對之象豈聖人遺法淪落海隅而
然歟抑至理所在不約而合歟
五星退行自周衰始此漢儒傅會之言也天道萬古
常然由人之推數疎密而異其見爾
形體之天猶人心之郛郭流行之天猶人心之性情
性情郛郭初無二致故日月之躔次氣序之流行常
相涊合此至妙自然之理也
曆家曰夏至之日行赤道北二十三度去天頂近故

熱冬至之日行赤道南二十三度去天頂遠故寒春秋分日正行赤道去天頂不近不遠故寒熱得中此以形體之天而言之也儒家曰六陰六陽由地中至天中遞相升降陽生於冬至極於夏至故熱陰生於夏至極於冬至故寒春分陽中秋分陰中故不寒不熱此以流行之天而言之也堯典言日中星鳥者驗之於形體之天而曆家之論所由權輿也厥民析鳥獸氄毛者驗之於流行之天而儒家之論所由基本也

太史公書有晨昏分則晨昏分自古已有之也然但

以日未出地二刻半日初入地二刻半定爲晨昏分是未知晨昏分隨各地不同也大抵出地前入地後十八度內皆爲晨昏分而北極之高卑不同地勢之上下不一日出入之斜直又不侔故晨昏分長短亦以南北有差

邵子曰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葢以一元言則開闢爲始以一年言則冬至爲始以一日言則子初爲始以一物言則胚胎爲始細推此理天地不爲大一物不爲小萬古不爲遠一息不爲近

先天圖乾坤定上下之位而爲之經坎離列左右之門而爲之緯非經則緯無所施非緯則經無所措故天之用日月盡之地之用水火盡之人身之用氣血盡之氣血相交而生精液水火相交而生金木日月相交而成變化

滿天皆日光遍地皆水氣以日光之溫熱薄水氣之潤濕冉冉其蒸騰騰爲雲雲又醞釀是行時雨觀餅甑之水在上火在下氣鬱其中汗出淋漓則夫日光水氣之交雲乃醞釀遂成滂沱者亦何以異於是哉

大抵造化千萬大小一理察人事之至近則天道之

至遠可坐而致也

露者水土濕氣上升淸冷之界凝成點滴也然日中則上升之氣爲風日所乾不得成露必至夜半然後始凝爲露如水近晶盤自成點滴也然則曉露尤繁何也一夜之曉以一年則冬也寒氣至是尤重也其遇風而晞遇旱而無何也風與旱皆是火類水遇火則乾燥也

雪之爲雪可知之矣春溫夏熱之爲露者至秋涼上薄淸冷之界則凝結爲霜至冬寒上薄淸冷之界則搏拍爲雪故將雪之時必先微溫乃水土氣升之驗

也其爲辨必六何也凡物方以八圍一圓以六圍一氣至淸冷之界將變成雨爲淸冷所急抱不得渙散仍作團圓以六圍一此自然之數也

雹乃氷類何不作於冬月而作於夏月乎夏月水土之氣直升淸冷之界則摶凝下墜而爲雹今以至熱之水盛盂蓋之沉諸至冽之井一宿而啓視則盡化爲氷蓋由陰陽相搏而然也

自形體之天而言之日爲火精月爲水精日月相代四時以成則形體之天水火而已也自流行之天而言之風爲火類雨爲水類風雨變化萬物交感則流

行之天水火而已也是故月虛而魚腦減月滿而蚌蛤實者水族感天之水火也上弦以前下弦以後伐取之竹木乾燥不蠹上弦以後下弦以前伐取之竹木潤濕易蠹者卉木感天之水火也日光蕩滌一濕一燥而海水爲之醎鹵月體圓缺一盈一虛而海潮爲之進退者滄海感天之水火也蓋非令有所布敎有所宣而六合之外一室之中無往非陰陽爲經水火爲緯乃知坎離爲緯於乾坤旣未濟爲終於乾坤先天後天無所變易良有以也

人在氣中如魚在水中自肚裏至上面皆水也故魚

之吐水水面生紋人心善惡雖自謂莫我敢知而其達於面目形於四體見於兆象自有不可掩者今夫密室之中寒沍外逼牕壁凝霰此陰陽相搏成雪之理也知乎此則天上非遠室中非邇嗚呼君子豈可以幽顯二之哉

自聖人以下莫不以存心多寡爲之科級聖人心常存者也下聖人一等則三月常存者也有一月常存者有一日常存者有存時多而不存時少者有不存時多而存時少者有往往存者有全不存者方其存之也視明聽聰言信貌恭處事皆得其當然其氣象

之淺深厚薄則當以內外賓主之別而有異也

韓文公雜說曰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烏者其貌有若蒙倛者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此蓋公有激於世而云爾且其立文頗奇崛然公之學問知有所本則誠不可誣也

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大抵世界本自虛閒只由人心生出

無限怪詭以身則利慾之私忿怨之故死生決焉以家則厚薄之異親踈之等爭鬪起焉以國則分朋角立戈戟興焉傾奪機關禍亂尋焉凡此莫不由乎愛惡遠近情僞之相因而愛惡遠近情僞又莫不由乎人人之心嗚呼君人者欲淸世界當先自人心始舍人心爲治抑末也

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大事謹之小事不謹則人心有所欠闕矣故君子於所當爲者無問難易修其職分亦惟曰盡吾心而已非固以是求多於人也昔胡澹庵少時見李彌遜請教李曰人生亦不觧事事可

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澹庵遂爲此言所誤方其尺疏叫閽却金人百萬之師大節偉然名重華夷及夫竄謫還歸乃反有梅溪館之事是其心必以爲我旣有大節雖犯此一不是者其如我何云爾也朱子於此重嘆惜之旣爲詩譏諷又與門人論此事至比於失身嗚呼世之處事不本諸心而或因一時意氣或因一時名稱者意盡則怠名盛則衰朝雖爲驚天動地之行夕反或搖尾乞憐於人此其勢不得不然也

心一也而曰性曰情曰志曰意曰幾曰思曰未發已

發曰人心道心何其名之不一也天一也而曰善曰誠曰理曰帝曰神曰性曰道何其稱之至繁也天與心體則同體用則同用宜其稱名亦不得不同其殷盛也要當於其條貫脉絡一一明辨然後活潑躍如方有助於工夫不然暗室之中摸索物象夫豈能得其眞乎

志之於心大矣如志官達志功名志煖飽者固無足言雖志于學者卽其入頭之時以氣節爲重則偏於任氣以鍊達爲重則偏於軟熟以高潔爲重則偏於驕亢積習旣久仍成氣質老大追悔亦復何及從古

聖賢爲學方其入小學也必先志於恭讓及其入大學也必先志於中庸故堯曰允恭克讓舜曰溫恭允塞夫子曰溫良恭儉而恭讓之外未嘗爲行也堯曰允執厥中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子曰依乎中庸而中庸之外未嘗爲道也夫學者之所期者聖人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恭讓中庸而已其可不以是立志哉

情有四端有七情而四端爲經七情爲緯故有因惻隱而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有因羞惡而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有因辭遜是非而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孟子

就其綱而推原五性禮記就其目而專言五氣後世分析太甚有以四端爲發於理七情爲發於氣則殆若人心之中別有無氣之理與夫無理之氣對峙各立互相迭發者然嗟夫豈其然乎

四端七情均是五行之理均是五行之氣而但四端明其五性之所直遂七情舉其五氣之所變合四端猶言視明聽聰七情猶但言視聽而已是其所從言之地頭雖不同然要之一義也四端之本乎五性孟子之說先儒之論已詳矣而至如七情之爲五氣未有明言者蓋合而言之則木火土金水滚同爲一具

于心臟及其發而爲情有此七個名目也分而言之則七情亦可分屬五行如四時之各有專氣故喜愛屬木木之性和木之氣溫可見喜愛之屬木也怒惡屬金金之性刁號金之氣肅殺可見怒惡之屬金也哀懼屬火火之用噍殺火之體動撓可見哀懼之屬火也欲屬水水之流汚濁水之漸浸淫可見欲之屬水也自七情而約之則爲四故子思只言喜怒哀樂如所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是也自四情而約之則爲二故關雎詩只擧哀樂兩端如所謂陰陽是也

幾有事之幾有心之幾事之幾如治亂禍福之萌芽

兆眹是也心之幾如理欲善惡之端緒機栝是也然事之幾即心之幾故易言知幾其神必終之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細觀天下萬事何嘗不生於上下之交亦何嘗不壞於諂瀆之念乎

思俗事則此心便覺鄙瑣思天理則此心便覺高廣雖俄頃之間隨其所思氣象不侔中庸言愼思論語言九思詩言思無邪書言貌言視聽思易言思不出其位前聖之重思有以哉

萬事皆有定分非思慮憧憧所可得者而其爲吾心體之害則大矣不若一委之於命而使吾思慮不離

乎動靜語默之間不越乎審擇取舍之分則所謂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者固亦即是而在也若夫事之方至妄意非分以力取必事之既過亡羊補牢失馬修閑則思前較後悔吝循環轉使胷中迫隘氣象促狹流入於崎嶇之域而其去道也愈遠矣

心之理太極是也其未發則氣機之靜而秋冬之收藏也其已發則氣機之動而春夏之發散也陰必含陽故未發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是猶秋冬之翕寂含具春夏之生意也陽必根陰故已發之和大本隱然流行是猶春夏之生意實本秋冬之翕寂也

太極爲萬化之樞紐人心爲萬事之樞紐故先儒以人心爲太極後人誤解之遂疑未發之前有理無氣夫未發之前氣機淵靜如水不波已發之後氣機妙運如水流行一動一靜皆氣機之所爲而理主宰乎其中故朱子感興詩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豈有無氣之理寓於方寸乎

喜怒哀樂人心之發於中也視聽言動人心之見於外也宮廬器服人心之施於事也愛宜理通守道心之發於中也聰明恭重肅道心之見於外也親義別序信道心之施於事也

學莫善於無我莫不善於有我今有人於此毀己則怒之毀人則喜之既以我爲我以人爲人則如之何其不怒不喜也我有善則矜之人有善則忮之既以我爲我以人爲人如之何其不矜不忮也一國乎我萬惡皆由是出故君子之爲仁也必以忘我爲先忘我之久以至於無我則壅閼既疏川流自達此心本有之仁充廣周流俯仰快樂有不能以語人者矣

過不可以文之纔欲文之其害吾心術大矣況苟且彌縫之際前過未補後過隨至及其終不可收拾然後反復懊惱徒自累其心體并與平日所守而喪之

者多故君子之過也今是昨非判如桐葉不以既往之失害其方至之理不以身外之言牿其心中之性也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氣質則有純正偏駁之殊然心本淸通不若耳目口鼻手足之質一定不易故能致思窮理以反于善駁可純而偏可正此所謂變化氣質也書之九德先儒以爲變化氣質之法大學之明明德朱子亦以變化氣質言之蓋得於心謂之德古人言德皆以心言也

論語不言心而所言無非心何者求諸字義則如仁

言心之存恕言心之推忠言心之實敬言心之一以至悅樂不慍蓋無非言心也求諸文義則如答懿子之問孝答武伯之問孝答子游之問孝事雖不同要使此心覺其偏務歸性情之正又如子路舍切身之務及爲邦之道是其心不免外馳及其見哂於夫子也冉有公西華以次執謙恐或見哂則其心又不能自在惟曾點動作之際從容自得無瞻前顧後之意應對之間切近着實絕謀利計功之習即其所記錄而平日之所存所志亦有可以想見之者亦無非言心也舉此數端其餘可以類推

行乎邦亦多術矣而孔子只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夫忠信乾道也何以言之於言乎言本輕清有聲無迹而屬乎天也篤敬坤道也何以言之於行乎行本重濁有迹可見而屬乎地也於是以參前倚衡常目不忘之心結之於終蓋必有此心然後忠信篤敬方有所措不然君不爲宰官失其守將何以行之哉夫以數轉語之間而一正一反本末兼該上下皆通嗚呼聖人之言言之造化也歟

爲仁在乎訒言立誠在乎修辭養德在乎愼言語吾於是知聖學之最切者莫如言也傳天下大事也而堯以乃言底可績取於舜安民大業也而禮以安定辭訓乎人妻兄子大倫也而夫子以三復白圭與乎南容吾於是知聖道之最要者莫如言也

士之處身處家處國處天下不過言行兩端而已以身言之則自夫日用酬酢以至著書立言皆言也自夫起居坐立以至應事接物皆行也以家言之則自夫應對唯諾以至訓誨指導皆言也自夫勤儉恭恕以至冠昏喪祭皆行也以國言之則自夫謀猷奏對

以至章牘簿牒皆言也自夫事君事上以至臨民御
下皆行也以天下言之則自夫教敕號令以至詞命
表箋皆言也自夫禮樂法度以至兵謀師律皆行也
是無論天下國家凡發於辭者皆爲言而見於事者
皆爲行故言行兩端足以盡天地之物猶陰陽兩端
可以摠天地之象也

庸言庸行言行之至細者也而大易中庸必於聖功
稱之何也聖凡之分無他焉聖人心常存故其於言
行不論大小必謹必愼蓋以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
也他人則不能然大處雖能加意小處不免放忽惟

此放忽由心之不存而然也故觀庸言庸行之謹愼然後方見其心之無一時不存也其心之無一時不存非聖人孰能與焉

言行小學事也存心大學事也言行制於外而養其中也存心由乎中而應乎外也聖賢教人千塗萬轍無非欲人內外交致其功也

觀聖人辭氣之間亦可以知其氣像矣巧言令色絕無仁也而聖人乃曰鮮矣仁攻乎異端其害大矣而聖人乃曰斯害也已至於問君之知禮則聖人答以知禮及其非之則乃歸咎於己曰某也幸矣苟有過

人必知之渾厚含蓄不見涯岸眞天地氣像也日用辭令常以是點檢學習既久雖不中亦不遠矣

嘗愛薛文清云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之語所謂凝重不特容止而已雖言辭之間亦有凝重蓋言能安定則爲立誠求仁之本行能威重則有固守凝道之功此其所以德在此也言不輕發則無招尤取禍之患行不輕佻則無僨事覆轍之弊此其所以福在此也

黃勉齋贊蔡西山曰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美哉言乎朱門學者善狀德行孔門

以後殆未之多見也夫知無形而象天天高故知不嫌其高行有迹而法地地卑故行不厭其卑其行之能卑亦由其知之能高與夫庸行庸謹可以互相發也

自唐以後郊天朝日夕月皆用神位版此可疑也夫靈如水而在地人神且然况大地之上何莫非天之所覆亦何莫非日月之所照臨哉而乃欲以數尺木版寓天與日月之神亦太踈矣郊特牲云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以此見之祭天與日月恐宜尚質尚象去其神位版但恨生晚無

以就質於紫陽之門也

古者廟主以等威異其長短而未嘗別其制度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尺二寸諸侯尺一寸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左主母也舉天子諸侯則士大夫亦在其中至宋程子始作主制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身高尺有二寸象歲之十二月身博三寸象月之三十日身趺厚皆一寸二分象月之十二辰剡上五分爲圓首勒前爲頷而判之四分居前八分居後合之植於趺下齊竅其方通中以粉塗其前面題曰某親某官神主其制

甚好。朱子采入家禮自是厥後士大夫之廟則用程子之說天子諸侯之廟則用何休之說公私廟主遂判然爲二久矣夫主所以依神與人形同人形旣無貴賤之殊則神主亦豈可以天子諸侯士庶人而異之哉恐宜合而一之只以長短爲序也然何休衛次仲之說不見於經且其制骫骳不便而程子之說雖出於後賢義起然旣自言取法於時日月辰朱子亦以爲陰陽之數存焉而爲制作禮樂之具有王者作恐當依程子合一也

夫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記曰甘受和白受采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張橫渠曰曲禮三千經禮三百無一物之非仁也蓋仁與忠信所以存乎心而禮之施於外者將以狀此心行此心也心有不存則節文雖詳衣服雖中是特空殼而已況本之不立末安得獨理者乎好禮之人當務其實而毋徒切切於儀章度數之間則善矣夫

縱黍八十一分當橫黍百分適足無餘欠此乃天人經緯自然之法象故古者以秬黍縱之為律尺所以示天之用無往非九也又以秬黍橫之為度尺所以示人之用無往非十也自漢以來不知此義以尺度

長短紛然立說幾乎盈架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信矣夫

蔡西山云秬黍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尢不可恃竊恐此說推之過高也余嘗得黑黍數龠擇其不大不小而中者縱聯八十一黍爲律尺橫連百黍爲度尺後得律書之自燕市貿來者見其中載縱橫兩黍尺與余所聯成者無少參差乃知天下黑黍大抵不甚相懸也

五聲象五行六律六呂象六陽六陰天地間流行之氣四分之則爲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寄旺四

季是也十二分之則爲十二月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是也必以十二月節其四時然後造化之功由是節度焉樂所以象造化故亦必以十二律文其五聲然後感通之妙於是寄寓

絲竹爲八音之本管之長短皆由黃鍾八十一分而相生絃之鉅細亦由宮絃八十一綸而損益然管音則全管與半管不相應絃音則全絃與半絃相應故簫以倍夷則爲首琴以下徵爲首然後全半之數各得其位正變之聲各得其分循環諧協可以見旋宮轉調之妙矣

朱載堉律呂精義不用三分損益以黃鍾徑圍體積連比例相生十一律者術數精密意致超邁有非古今樂家所可及然葭管候氣之法自朱蔡尊信無他議而直歸之悠謬荒誕則恐是過高好奇之病爾

射御之法不特白矢參連逐水曲過君表之類而已今兵書所載皆因六藝中射御之法而競出新意以增益之故六藝中射御要之後世之兵法是也昔冉有爲季氏破顓臾所具之飯未冷季氏奇之問何以學兵答曰學於夫子蓋夫子之教不越乎六藝則非於六藝之外别以兵法教冉有也又子路嘗自許以

治賦以爲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以子路資稟之剛勇夫子未必別教以兵法以益其病痛子路又不當於夫子之教之外自學兵法是亦於六藝之中因其氣質之相近者酷好兵法而有得焉夫子旣教以六藝又何以禁其知兵哉以是知兵法爲射御中之一事而非射御爲兵法中之一事也

方圓規矩皆自上古聖人始後世百工雖竭其巧思俱不出於方圓規矩之外春秋之世諸侯好兵急功圖榮之士各著兵法以爲干祿之階其爲言愈出愈奇其爲術愈變愈神然以余觀之要不越乎成周師

田之範圍朱子述儀禮經傳以八陣圖序之於王制
師田者其微旨可見也
古今陣法雖多一皆本之於八陣八陣者乃古今陣
法之祖也自八陣而演之爲八翼六花爲四門斗底
爲方圓曲直銳是其所變者不過形體而已至若戰
駐迭發奇正相生則要不越乎八陣之用也
八陣乃陣之本原全體故其隊必以六十四爲率然
其實隨人衆多寡以爲損益而但其或四或八內外
捍蔽戰駐迭發奇正相生則無往非八陣也昔馬隆
以步卒三千按八陣圖破樹機能數萬騎之衆以復

涼州由是觀之豈待人衆之多而爲八陣乎哉
易有先天方圖縱横皆八陣隊之八八爲列以之也
天有積卒之星外圍以八內握以四陣門之外八內
四以之也卦有地水師之卦八畫居一陽之前二畫
殿一陽之後陣行之八陣分兩路在大將旗鼓之前
遊兵二十四隊亦分兩路躡大將旗鼓之後者以之
也

篆變而隷隷變而楷日趨簡便於是欲因象形以求
其製字旨義亦不可得矣大抵字學不明最爲經文
之大患今當博考古昔篆自倉頡以下隷自程邈以

下楷自許愼說文以下刋其繁冗勒成一篇使後學沿流溯源以求古人製字之旨義則庶於經文大有裨益也

百工技藝莫不有法況文章乎文章有篇法句法字法而三者非至後世始有之自堯典已然當虞史爲堯典先之以心法行實文之以修齊治平又文之以剏制立度又文之以用人得人而堯之所以爲堯盡之此所謂篇法也考測之數取其對待故其立文亦必對待置閏之數取其奇零故其立文亦必平仄此所謂句法也始以欽明中以欽若及其終也再言欽

哉一反結之一正結之此所謂字法也堯典乃包犧氏作六書後最初出之書而結構照綴已如此信乎文章法度卽是天施地設而與夫危微精一之十六言同其功用也

篇要開闔句要俊潔字要錯綜而思造於新理造於微語造於精斯其爲文章之善也歟

前輩論文章或務爲新奇其去實理反遠惟歐陽公兩語平穩眞切有曰作文初欲奔馳久當撙節使簡重嚴正時或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儘善矣有曰爲文惟在熟耳變化之態皆從熟處生前言工夫後

言效驗不鶩虛驕令人爲易入也

文章不過叙事議論而已有首尾議論者有首尾叙事者又有先叙事而後議論者又有先議論而後叙事者又有叙事雜以議論者千谿萬逕不踰此範圍譬如人之形貌雖有萬不齊然其爲耳目口鼻則均矣

奇正轉摺文章之法術也精神意態文章之標格也法術可以力致而標格不可以力致在乎其人之心與氣故妙於文章者不徒規規於文章而反求諸心與氣也

內有自得之見則外有自得之語如老莊管荀申韓何嘗秉筆學爲文章而皆各於其道有獨得之妙故發於文辭精光燁然不若後人依樣效顰反無生意也嗚呼異端且然況於聖人之道深造自得者乎

昔延陵季子之墓立短石孔夫子書之曰嗚呼此延陵季子之墓也墓表實肇於是而文體比碑碣簡略無銘辭後或有之亦十之一二無論有官無官皆可用也墓誌銘所以瘞壙南者三代有功德銘諸鼎彝至漢杜子夏勒文埋於墓側後遂因之序主敘事或議論銘三言四言如詩如騷散韻隔韻或兮或否惟

所宜焉又有誌文墓磚記墳記壙誌壙銘槨銘埋銘皆誌銘之餘亦無論有官無官皆可用也碑碣始於豐碑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爲之樹于槨之前後穿其中爲鹿盧貫綍以窆檀弓云公室視豐碑是也漢以來稍改用石刻死者功業自晉時始有神道碑墓碣文唐制神道碑龜趺螭首五品以上用之墓碣文方趺圓首五品以下用之我國正卿以上爲神道碑以下爲墓碣皆有序有銘比誌銘稍謹嚴該備云神道碑墓碣之外又有碑碑之爲言埤也士婚禮入門當碑揖注云宮室有碑以識日影蚤晩也祭儀云牲入

麗于碑注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周穆紀跡弇山之石秦皇頌功嶧山之碑碑之所由來遠矣自漢漸盛山川城池宮室橋道神廟家廟寺觀無不有之其體或有文無辭或具序與銘如神道碑也傳起於司馬遷史記列傳後之文士見有隱德之士効節之人不爲世所知泯滅不彰則倣史記爲傳使時移事往之後秉史筆者或有採錄於青編至宋有家傳紀世代德行乃史傳之流也

古者王言有制有命有誥有詔有勑有策其始皆用散文深厚典雅自尚書以至史記漢書所載者皆可

考也及夫六朝駢儷之體出而凡國家代撰王言皆用四六宋承唐明承宋今不可挽回復古以至慶慰大事内外臣鄰各以四六撰進表箋已成有國之一大儀典士之操觚吮毫有志於黼黻皇猷者亦不可不旁通駢儷然駢儷自唐四傑之後惟宋之蘓子瞻眞希元劉克莊文履善諸作精工可喜其餘皆無足取法也

律詩始於沈約庾信暢於杜審言宋之問極盛於開元天寶以後南史稱沈約等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爲永明體又云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

至沈約庾信以音律相媲附屬對精密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准篇如錦繡此蓋律詩之所由始也

沈休文四聲八病縛束千古詩人僧皎然之言曰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人天機不高多爲沈法所媚懵然隨流溺而不知返矣誠哉言乎

絶句言其截律之四句而爲詩故有上不對而下對者此截律之前一半也有上對而下不對者此截律之下一半也有上下皆不對者此截律之首末四句

也然五言律未出之前兩京已有五言絶句七言律未出之前四傑已有七言絶句

明儒論絶句之法曰語半於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於歌行而詠歎悠永倍之句要穩順格貴風神以第三主之以第四發之一虛一實開闔相關一呼一吸宫商自諧也論五律之法曰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情二言景此其通例也而其或盡言景則半以闊半以細或盡言情則半以實半以虛變化不窮惟其所當大要典麗精工清空閒遠也其論七律之法曰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有直下有倒插一

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思欲深厚有餘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纏綿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勝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辭不可使勝氣而氣又不可太揚莊嚴則清廟明堂沉着則萬臼九鼎宏大則泰山喬岳變幻則凄風急雨高華則朗月繁星一篇之中必兼數者然後方爲全美也其論排律之法曰一貴鋪敘得體先後不亂二貴隊伏整肅情景分明三貴過度明白不令人沉思回顧四貴氣象寬大從容不迫如萬花春谷光景爛漫如明堂黼黻冠蓋燿煌如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如昆侖溟池千峯列萬

稾注又以冲澹蕭散幽曠自在爲五古之本色又以優游和平抑揚頓挫鋪敘開合風度迢遞爲七古之本色又以開闔縱横變幻超忽譬之江海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譬之兵陣方以爲正忽復是奇爲歌之本色又以位置森嚴筋脉聯絡如走月流雲如輕車熟路不難於揮灑而難於藴藉不難於氣槩而難於神情不難於音節而難於步驟不難於胷腹而難於首尾爲行之本色大抵此等之言固自有其理然率皆孤高虛遠全無斟酌雖使爲此言者循此法亦未知其必能與夫沈休文之四聲八病均爲縛束千古詩

人凡言而不可行者非言之善者也
聖有夫子之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氣象規模各有不同況於文章乎國風之平夷明白小雅之和平中正大雅之恭敬齊莊頌之沉容深邃均之爲各極其詣也陶韋之沖澹自在孟柳之清空閒遠沈宋之富麗典則陳杜之豪壯精嚴均之爲各造其微也韓文之宏大深厚柳文之峭勁精鍊歐文之感慨美麗以至老蘇文之奇崛長公文之滂沛荆公文之峭刻南豐文之紆餘亦均之爲各盡其分也學者當就其性之相近心之所好學習而摹倣之及其

業成之後自作一體可也若發軔之初遽先取舍於前人詩文是此而非彼奪彼而與此則立志闊遠趣舍未定彷徨歧路徒有白首無成之歎也

文章關時世之盛衰操觚者不可不察亦不可不慎如東京諸作衰世之文也六朝諸作亂世之文也明末諸作亡國之文也雖其間亦有一二不然者而要之大體如此大抵文章切忌綺麗輕儇一涉乎此便流入於衰亂亡也

文章之黼黻皇猷裨益治道固不待知者而知之而歷觀前世文章之士彬彬輩出必其隆盛之世也其

索然氣盡僅有一兩人擯棄流落不爲世所貴者必其衰末之世也嗚呼時君世主其可不崇奬文章之士哉

天之文章日月星辰是已地之文章山川草木是已天而無日月星辰之文章何以見天之所以爲天也地而無山川草木之文章何以見地之所以爲地也人於天地之間其與天地參者固自有在而若夫昭晰象形之妙闡明造化之微發揮人文之極經緯乾坤垂範來世者非文章顧何以哉幸而出爲當世之用非文章則無以匡格君心酬應萬變也不幸而退

處山野之間非文章則無以攄發精蘊陶寫襟靈也[illegible]是知文章之於人未可少也

文章勿論難易奇正要活而不死使有一唱三歎之意今讀繫辭之文何其流動活潑如造化之生生也又讀樂記之文何其渢渢洋洋如樂音之鏗鏘也大抵上世之文聖人尚矣雖諸子之言皆有活動之意不似後世雕鏤剪裁反斲削其生意也

周髀之句股周禮之九章雖曰三代遺法然古人精密之義不傳而後世所用悉皆踈率故所謂經一圍三方五斜七云者不過約略之術也自萬曆間西法

出而以點線面體爲之綱領以三角八線爲之推測凡度之長短量之輕重數之多寡莫不以比例四率乘除而變化之至如設爲真假之對數以加減代乘除以折半代開方則亦可謂極數之神妙蔑以尚焉漢志云五覇之末疇人子弟分散外夷天方諸國旣無東南大海之阻又無極北嚴寒之畏抱書器而西征理或然也利氏幾何原本等書安知非隷首商高之遺篇也

周髀云禹之治水用句股此恐宜然方洪水滔天泛濫天下其高下之形淺深之勢遠近廣狹之分禹雖

神智豈能目察足履而盡之哉是必有一段推測之道而某川決之使注某壑某水激之使歸某谷者可坐而致之也今按句股測水之法或偃或竪或俯或平自江南以測江北自江上以測江底俱不差毫釐會謂大禹之智而慮不及於此哉

保晚齋集卷第十六終

此我王考文靖公詩文鈔本也公窮經研藝著有
四集六十四卷叢書六十卷佗剩簡零編之自爲
一書者又毋慮數十百卷是編卽崑山片玉也受
正廟特達之知辛丑賜號保晩壬寅徵稿賜詩丙午
宣覽叢書諭曰我東四百年無此鉅篇　雲章昭
回　華衮鄭重桓譚所謂遭遇聖君度越諸子者
公實有焉丁未訃聞命奎章外閣印行文集吾諸
父以壬寅徵稿之止於詩文就四集中選取古今
體詩二卷疏劄序記碑誌雜文十四卷校對訂正
待鋟版無幾何而時移事遷家恤世故如震風

神宗甫而是編之藏在箱簏倏已四十星霜矣尚記公旣致政摒擋平日著述彙類繕次有集奉筆研相役每一編成輒指而曰又添汝佗日剞劂勞矣嗚呼追惟墜言怳若隔晨而自顧桑榆餘景冉冉將盡大懼一朝溘死此事遂無寄托亟以丁未編定本用聚珍字擺印敬摹宣賜　宸藻揭諸卷首俛仰今昔攀髯泣弓之慟風靜樹悲之思觸緒紛來涕不勝抆云戊戌孟秋孫有榘敬跋

先王考著述四集爲內編叢書爲外編四集之目曰前後左右休致前詩文爲前集休致後詩文爲

後集此即丁未編定之原本也風簷考暘谷志月令義啓蒙通爐熏筆竹林話爲左集鍾律全書韻瑞三秤爲右集叢書之目分經史子集經翼曰先天四演尚書逸旨詩樂妙契大學直指中庸經緯史別曰疇史緯史本史子餘曰髀禮準先句齊元音鑰參同攷集類曰攷事十二集又有易先天學仁書詩史八箋等書卷袠浩穰有難一時鍥梓謹繕寫藏弆以俟嗣刻云孫有棨又識

伊明齋集

神知

忘

佛[illegible]
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神[illegible]

[illegible]